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五十一之三

0163674

no. 16



163674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一

癸辛

十三年

大明宣德六年

春正月丙寅朔

上率群臣行賀正禮御勤政殿受群

臣賀禮倭客三十七人亦隨班始用新制雅樂儀章聲樂粲然可觀百

官遂行中宮及東宮賀禮宴于思政殿打毬大君以下諸宗親及竹

城君安孟賻入侍賜六曹叅判以上及駙馬異姓諸君宴于議政府○

持平許詡啓讓寧大君禋得罪君父今乃密召入內仍許留宿臣等不

勝憤抑舉國臣民之心亦必皆然正言崔脩亦進封章○讓寧大君禋

還利川○丁卯珍原縣監李大從辭引見于思政殿曰全羅道近年稍

稔然他道流民皆就食穀甚貴與他道無異往勤撫字母令飢餓○慶

源節制使宋希美辭仍啓曰崔世溫之子士起有武才請率赴防命下

兵曹兵曹啓口傳軍官雖非除授之比儻有軍功受賞職則仕路自此

而開士起職吏之子不宜口傳從之○傳旨承政院勤政殿高峻如有

火災倉卒難登作鐵鎖垂簷下有災則攀援升降若何且屋上危險救

火者蹉跌則無可攀之物亦用長鎖橫施屋上何如其與搃制李蕝議

啓蕝等曰上教誠然遂命繕工監造勤政殿慶會樓思政殿文武樓仁

政殿廣延樓慕華館鐵鎖以進○戊辰命放付處李澄李君實等○己巳

詳定所啓講武場私獵之罪律無正條會以制書有違論罪載在六典今
考律文有擅入禁苑者杖一百不能考察者減三等之條乞用此律於
六典只載依律之辭削制書有違之語 上曰所謂禁苑如上林園
之類也此律不正合若只載依律之辭則後人必不知依何律也刑曹
判書河演啓若載制書有違之教則不能加減教旨犯者與不能考察
守令必並以杖一百罪之其犯者之受杖一百固當矣其守令等之受杖
一百似乎未便若用擅入禁苑之律則犯者杖一百守令減犯者三等
更典爲首杖六十差等施行庶乎其可且以此意教下則何患律學之
不知也 上曰若令私獵者以擅入禁苑照律則是兩律也只稱依
律則必復以違令照律是未可也若差等之語則誠可矣然制書有違
之律豈無差等乎演曰然則制書有違之辭仍舊錄上其不能考察
守令不知情者以失覺察論知情者以某律論罪差等施行事補于其
末 從之○禮曹啓唐宋朝儀並無人日賀禮請勿復行 從之○
禮曹啓謹稽古文廟門無帖詩例請自今正朝立春於 文昭廣孝兩
殿勿進帖字 中宮及東宮各制詩貼之 從之○庚午議政府據漢
城府呈啓甲午六月二十八日已後嫁良夫公私婢子限後所生今庚戌

年秋爲始每三年一次推刷成籍然私賤則本主欲從賤稱爲限前交
嫁其良夫及婢子則欲從良稱爲限後交嫁互相告訴甚者至於不夫
其夫以賤夫所生變稱良夫所生本主則良夫所生反稱賤夫所生競
務飾詐以易父子非徒情僞難知傷倫毀俗莫此爲甚自今有似此告
訴者移送主掌都官分辨後成籍又移攸司痛懲鑑後 從之○野人
都指揮豆稱介甫同介等六人來獻土宜回賜豆稱介繇布三十九匹
○咸吉道甲山郡捕進土豹三口賜郡守徐沈衣一襲捕獲人綿布有
差○辛未受朝參視事 上謂禮曹判書申商曰今來甫同介與權豆
坐次高下何如商對曰權豆差高然坐次自中必有舊例不宜其上其
下 上曰然往者大臣等皆云君上不宜親見野人惟卞季良云親見
慰其遠來之勞可也故野人來予嘗親見今亦欲見之商對曰上教誠
然○禮曹啟謹稽唐制皇帝郊祀享廟朝會臨軒出入升降之樂皆奏
太和宋制皆奏乾安本朝諸祀儀式親祭社稷及享 宗廟先農儀出
入升降之樂皆用承安今正至受朝賀出入之樂皆用隆安享祀樂名
與朝會樂異有違古制乞改承安爲隆安 從之○傳旨各道監司自
二月初一日強盜殺人犯奸關係風俗及捕得逃奴付官外不緊雜訟

一皆停寢專務賑恤飢民勸課農桑○傳旨承政院本國人有捕海青者賞縣布五十匹已有前例今權豆賈海青以進將依他例賞之乎抑加倍乎知申事皇甫仁以為宜給青淦縣布紅淦縣紬各十匹右代言南智左副代言尹粹右副代言宋仁山同副代言安崇善等以為宜給縣布十匹 命從仁議○上曰因公往還濟州溺死者致賻有法乎代言等曰無之乃命立法○壬申受常祭○癸酉受常祭視事經筵○親選慶尚左道忠清道處女七人于思政殿○慶源節制使李澄玉進箋謝賜母米穀○詳定所啓二品以上計告儀始死之日使者立於東階西面主人詣使者前北面跪曰臣某之父某官臣某卒若母若妻則隨其稱妻則言謹遣某官臣姓某啓聞訖再拜使者出主人哭入使者詣禮曹告禮曹以聞遣使吊儀其日使者至主人第素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立哭於東階下司儀引使者立於大門外西東面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經出門外止哭迎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諸親皆止笑司儀引使者入立於階間南面司儀引主人進當使者前北面使者稱有旨吊云云主人哭止四拜退立於東階下西面哭諸親皆哭司儀引使者出復門外主人出內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經杖哭而入吊

外祖父母喪 中宮父母喪宗戚喪公主喪諸君之夫人喪貴臣喪並同從之○刑曹啓黃州站吏閔千守子元奉聽父言歐殺站吏金檢之妻元奉律該處絞命減一等○義禁府啓曾付處白川李儻請移黃州白川定役崔淪之移安岳庭爐干臨津定役金自南移韓山庭爐干從之○甲戌受常參輪對經筵○童權豆等七人來獻海青及土宜并獻其父猛哥帖木兒及千戶赤古乃所進土宜○傳旨承政院講武之時議政府例必隨駕然今右議政孟思誠年過七十贊成許稠身有風疾脫有議事豈參贊以下所能決乎其令政府勿隨駕○乙亥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童猛哥帖木兒曾於癸卯年使人來朝予嘉其向化議諸大臣賜苧麻布十匹頗喜之後又使人予欲依舊賜之黃象云野人不可別示恩寵若厚待則彼必曰朝鮮待我厚自尊統衆則漸不可長予然其言遂不賜後象黜外大臣議云厚待賜與可矣今權豆何以待之孟思誠申商對曰厚待賜與可也遂命禮曹議定賜與之數○輪對經筵○御慶會樓觀衛士騎射○先是京畿程驛察訪只一人禮曹參判權軫啓察訪事務甚煩驛吏殘弊日甚請加置察訪一人使之分爲二道自迎曙至後狻爲一道稱京畿右道程驛察訪自良才至無極爲

一道稱京畿左道忠清道程驛察訪從之○戶曹啓忠清道百濟始祖慶尚道新羅始祖平安道勾高麗始祖祭田請各給二結從之○刑曹啓僧智明偽造御寶律該處斬從之○刑曹據慶尚道監司關啓各官娼妓所生請依公私婢子屢更其夫良賤互相潛奸例勿許聽理甲午六月以後公私奴子嫁公私婢子所生其父後雖從良其賤時交嫁所生從母施行命下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可從之○丙子輪對經筵○親傳春享香祝○召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稠禮曹判書申商吏曹參判鄭招藝文提學尹淮前掄制申檣禮曹參議李競令知申事皇甫仁議事其一曰承文院官吏擇年少聰敏者使習漢語未聞成效其故何由無乃隨任隨遷不專其業之致然歟僉議以爲人情皆欲歷揚臺省六曹不欲久滯一任學問之道亦不可勒令勤學必須心誠好之然後乃收其功宜間授筆要以樂其意還任本業使知崇獎之意不可別立又任之法又如李世衡李邊金何金退之等勤肄吏文稍知漢語須令出入本院以精其業世衡以兩親俱老乞任外郡今幾再暮恐忘前業請召還本院俾精其業許一年再往覲親且參外則從本院薦望遷轉已有成規其判事以下副校理以上則令吏部銓注或以不知吏文者充

差甚爲未便自今亦從提調官薦望叙用且承文院官負善書者少廣
擇善書者雖不登第亦令仕本院其二曰倭通事金源珍回自琉球國
傳其言曰朝鮮爲國境壤遠禮儀詳備素爲中國所敬今來書契禮
曹判書圖書何其小也彼琉球國嘗通中國曾受印章自今每於通信
亦用印章何如若倭人則散亂無統各用圖書故我國回荅亦用圖書
自今特鑄禮曹郎廳印章通信之際隨其等秩皆用印章若何僉議以
爲倭人本無禮義不告其主擅用圖書我國回荅獨用印章未便琉球
國事大甚勤而不知文學故朝廷獨遣王官來教禮文我國以圖書相
通出於偶爾聞於中國似爲無妨若用印章則事關大體中國聞之則
必以爲私交仍舊爲便其三曰今上護軍南汲大護軍朴堧等新制雅
樂以進予欲論功行賞何如僉議以爲功役雖微關係至重上自監役
官吏下至工匠並差等行賞爲便其四曰漢文帝時吳王不朝賜以几
杖武帝時戾太子舉兵以叛議者曰子弄父兵罪當笞此等語雖不合
予之所議其歸則不過親愛而已曩者義平君元生墮仁德宮書題鄭
千保宋惟環術中摸畫 太祖諱押僞造奴婢賜牌然其志不過貪得
蒼赤耳曾被竄逐今欲還本爵以篤親親之義何如僉議以爲保全宗

親之意可謂至矣然以臣子偽造君父諱押得保首領亦足矣置散以警其餘實爲 殿下保全宗親之美意傳曰予當面議○丁丑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講宋鑑至高宗殺陳東嘆曰東爲大學生抗疏辭甚失度見殺專以陰庇李綱之罪也惜哉綱亦有才不見用於當世可勝嘆哉同副代言安崇善對曰何代無之若此者在人主辨之耳○兀狄哈指揮者用介等來獻土宜回賜絲布三十匹○召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稠議曰唐太宗封同姓殿後弊生終不能行宋神宗恩及祖免以上親議者稱羨親之欲其富愛之欲其貴自古爲治之道不越乎親親而已今家舍定制泛稱宗親駙馬其媵嬙所生直與妃嬪所生同科殊無親疎降殺之分親親之意則厚矣然傳至後裔宗親漸盛則弊必生矣親盡宗親且與親子親兄弟無別甚爲未便處之如何思誠等對曰殿下之教允字輿望今宗親改以親子親兄弟則其疎遠宗親各隨其品宗室婦女亦隨夫主之品似爲便益且駙馬之名非侯國所當用也但襲前朝之舊因循未革耳宜更其號 上曰卿等所議甚合予意下教禮曹曰大小臣民家舍無定制因此庶人家舍僭擬卿士卿士第宅僭擬宮闕競尚侈美上下無等誠爲未便自今親子親兄弟公主五十

間大君加十間二品以上四十間三品以下三十間庶人不過十間除
柱礎外勿用熟石亦勿用花拱及真彩丹青務崇儉約其祠堂及父母
相傳家舍貿易家舍外方植柱之家不在此限○藝文館啓五十氣力
既衰學問之功難以加進自今文官等春秋仲月賦詩年滿五十者雖
未滿五十父子並製者亦免其父 上曰春秋賦詩除父子並製科舉亦
勿令父子同舉○命還給朴翹職牒○行副司直高仲安上言葬法無
節不念上下之分爭占吉地甚爲無禮况山川有限而用者日衆若過
數年終無可用之地願自今南向大利之地不許臣僚擅用若於南向
上等之地安墳者令其子孫擇吉遷改預養氣脉又於都城四方三四
日程差遣二三人搜尋南向可用之地數十處樹標令所在官看守且
地理之書罕傳於世只有書雲觀所藏地理全書數件及大全一部耳
今之學者昧於古法妄言利害者以不能博考諸書也是以風水之學
有其官而無其實誠可歎已若以地理大全地理全書地理新書與夫
靈經天一經地球林諸書刊行于世使文士講明而作興之則風水之
法可明於世邪說不得行矣下禮曹禮曹議啓自今京畿內南向大利
之地禁人私用地理諸書令赴京使臣貿易以來從之○吏曹啓外官

品秩請依周官六翼從二品留守官正三品大都護府牧官從三品都
護府從四品知郡事從五品判官縣令從六品縣監從之○尚衣院匠
人金致進告于承政院中朝宰相與婦女所乘驕子其垂簾皆用細玉
編造華侈耀目乞於輿輦飾之承政院以啟 上曰此物奢侈且不堅
牢何必用之○戊寅受常參輪對經筵○己卯受常參視事 上謂禮
曹判書申商曰今來權豆欲侍講武已令議諸大臣大臣等以為如何
商對曰孟思誠權軫許稠等以為講武之行務欲簡便故輜重士卒未
甚衆盛不可以示野人臣以為 皇帝出狩士卒各持乾餼其進肝也
亦藉以茅草其器械不備可知許權豆侍衛有何不可但慮後日野人
蜂起而願從則弊或生矣 上曰予亦以為可許輜重士卒雖簡何害
豈可以中國之事較之乎願謂諸臣曰卿等以為何如諸臣或可或否
上謂商曰彼人若更語之姑對以向化宿衛之人扈駕常例也 上又
曰昔漢時匈奴納款帝特出狩令從行以示之匈奴方外之人也而尚
然此境內之人也但初來者無扈駕之例尚更議之又曰 太祖皇帝
北征時待童猛哥帖木兒甚厚今若從行則宜厚待之曾聞彼人等
言 太祖時向化者公宿衛寢殿之旁待遇甚親今則不然相與憾恨

今待之宜厚孰議施行諸大臣出 上謂代言等曰卿等以為如何皆
曰扈駕為可安崇善啓孟思誠權軫皆曰不可許稠亦曰特為我啓之
野人扈駕甚不可後來者皆欲隨駕則將如之何臣意亦以為然請權
辭以對曰非投化侍朝者之例難以啓達 上曰更論此意于禮曹○
親傳望祭香祝○幹朶里千戶童阿里百戶於虛取羅守等來獻土宜
賜物有差○慶尚道開寧咸陽知禮等官地震○庚辰受常祭輪對經
筵○咸興少尹崔閏溫知康翎縣事安萬辭引見于思政殿曰咸興康
翎等界近因失農民生艱苦往勤賑恤免令餓莩且有罪囚哀矜得情
勿枉刑○辛巳視事○上謂左右曰通事金陟私交中國人貿易自知
其罪不承壓膝以問何如雖不服招事證明自論斬何如禮曹判書申
商極陳陟罪命更鞠之○輪對經筵○前判羅州牧使鄭守弘上書曰
凡天下之事勢而已不量其勢而躁為之則民受其害而怨讟興矣方
今 聖明御極群彥效職法令嚴明而備禦有策兵甲堅利而士卒用
命自有東方以來一盛際也是以倭寇畏縮藏形匿影略不敢動實百
年間未易復熾之勢也不量此勢期限十年遠海郡縣亦置城堡是猶
蓋白州之人畏虎將至棄其家事而修其垣墉也虎不至於平曠之野

寇不侵於平治之國是皆理勢之然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是故古
之賢君寧重人和不以地利爲急一失人和雖有金城湯池終安用哉
臣去秋以老病告代言司歸卧全州農野臨陂築城之狀備嘗見聞去
秋全州道甚旱耒耜不入地及至九十月之交雨澤一降民皆悅擇秋
耕纔作而臨陂之役大興不量城之尺數惟務軍額之多所耕三結必
出一丁閭閻盡空秋耕失時全州一道兩麥之田歲前成苗者罕矣又
因此役非命夭扎者非一二也如此之類其父母妻子豈無痛入骨髓
而至今怨懟者乎其他糧費力竭風飡露宿細碎之弊不可盡舉臣愚
臆計其他築城之處弊癘大槩必如此也又兵法有示強示弱之權臣
愚以爲此役失於示弱亦不爲盛朝取也昔秦皇築城萬里禦胡之策
似乎得矣而大失人和遂爲天下後世笑是乃萬世之龜鑑也必限十
年此役不休臣恐民不堪苦怨讟日增而人和乖矣又因此役大相銜
命備諸僚佐曠年在外其供奉迎送之際亦豈無弊乎伏望 殿下悉
停此役休養民力待倭寇復興將有難遏之勢然後築之猶未晚也又
願自今以後唯大敵臨境事勢倉皇外平時之役勅禁三結出一丁之
令以存古人不盡人力之義豈非明時之美意乎且謂天數難測治亂

相尋脫有隋唐侵討之患我國人民皆竄山谷而平地所築星分碁布
悉為敵資儻值此日雖萬萬悔恨噬臍何及然則今日長遠之計反為
後日之悔是亦不可不慮也以臣管見唯山上古城可避大患之處及
此昇平之日不限年月堅修牢築以備不虞庶乎合於長遠之計矣記
曰君子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臣受 殿下拔
擢之恩官至二品桑榆已晚雖在散地是正處江湖憂君之日也有所
蘊而不言則是負 殿下之恩而不憂其君者也所見如此敢陳不諱
芻蕘之言聖人取之伏望 殿下優容寬咎以示樂從人言之美豈非
史冊萬世之光耀乎不免○壬午受常參○兀良哈千戶也時應介來
獻土宜回賜綿布二十九匹○賜宴童權豆于禮曹權豆聞禮曹欲令
已與兀狄哈同饋曰與其同兀狄哈而饋不若不饋故別賜宴蓋權豆
雖強甚畏兀狄哈故強辭之○癸未受常參輪對經筵○知高城郡事
李正文辭引見于思政殿曰江原道失農往恤其民俾免飢困○兀狄
哈千戶伊項介等來獻土宜回賜絲紬十三匹○禮曹判書申商啓權
豆曰 太宗殿下授父猛哥帖木兒上將軍職仍給鎮撫螺匠使掌北鄙
防禦之任厥後 太宗皇帝召為都指揮使居中原未幾乞還本土來

住朝鮮之境洪熙宣德 兩皇帝不復召用吾父年老子當承襲且子
生長朝鮮境內骸骨已是朝鮮之物請代吾父職事當北鄙干城之任
又啓曰昔日賜見權豆者以初來朝見也今乃再來且兀狄哈與權豆
頗不平宜不賜見 上曰卿言然矣吾不見之○兀狄哈指揮者用介
語禮曹佐郎李補丁曰權豆父子於庚寅歲叛亂作賊剽掠邊境又於
年前謀欲掠吾部落仍掠朝鮮邊境吾等報于慶源節制使節制使諭
以對敵之意權豆終不來戰當此之時吾等一心歸附 殿下待之以
厚今既無事 殿下之待吾等反不如權豆又福同介語通事馬淵大
曰去歲初夏權豆使人期以共掠朝鮮邊境吾等答以厚蒙恩德何敢
忍爲仍通此意於慶源節制使節制使預備防禦故終不敢來且前日
吾父頭稱介來朝 殿下賜以鞍馬今待小人何不如父耶○持平許
詡啓今講武欲至江原道留一日本道去年失農 上之所知也雖減
供費大駕若留豈無其弊如不得已而至江原境則一驅之後還宿纒
甸毋令江原道監司來見以除支待之弊 上曰憲司之請誠是然捨
今不往後無蒐狩之暇古制有四時之政今中國亦然但本國偏小故
只行春秋兩等而使臣連至則每廢其一且講武非欲遊觀也專爲備

乾豆鍊士卒耳近來國家無事士卒怠弛講武之舉固不可廢况往還
僅十日其供億已輸於宿所江原之界歸與不歸更無加損○甲申視
事上謂左右曰欲更定給田之制但於守令有難斷處外官或有秩
卑而陞授者若從職事則過於科數莫若從散官也卿等謂何吏曹判
書權軫對曰宜從古制以職事給之禮曹判書申商替成許稠曰今頒
祿已從職事給田亦從職事則無後弊矣上猶欲從散官稠曰更考
周官六翼參酌以定上曰然又曰科田還於京畿給之若何近來京
中穀貴欲給於畿內太宗時誤聞中國來侵欲備糧餉移於外方稠
曰不獨此也漕運之船至安行梁多敗船溺死故欲減全羅漕運移給
科田於其道曾未數年復行漕運外方科田不為無弊上曰收租之
際亦有弊乎商曰弊固多矣若給畿內則觀聽者衆雖豪強亦畏公議
不得橫斂矣上曰更議諸大臣皆以為可則當復舊○刑曹判書河
演啓各司官吏若使長官褒貶則六曹判書可矣如三品判事秩雖高
亦其僚也况五六品使署令之徒豈能第其高下乎今憲司既糾勤慢
吏曹又考功績雖罷褒貶之法官吏各勤其職矣上曰褒貶之法非
祖宗成憲太宗時始有其法而未及詳焉及予即位其法稍備或有

言褒貶非 祖宗之法請罷之予聞此議已十餘年矣稠軫商等對曰
褒貶之法行故各司官吏不怠其職維持至此若罷此法則下官不畏
長官而庶績怠弛甚不可也 上曰然則褒貶之法更孰議定制○上
曰若禁卑下告訴尊上則人之冤抑無所伸矣其告訴迫切於已者聽
理如訴官吏者勿聽何如申商河演等對曰 上教誠然許稠曰禁部
民告訴者以其敗毀風俗也若開其端則人爭告訴漸致風俗之薄
上曰冤抑不伸豈爲政之道乎如守令誤決部民之田部民又呈誤決
改正豈爲告訴乎實自己不得已之事也若許聽理則守令誤決之罪
何以處之罪名已成而不治則人無所懲若治其罪則是許其告訴宜
更詳議以補前受教之條○上謂代言等曰予知江原道今歲失農然
不講武則士卒無以養氣力習行伍近因使臣及年歉每廢兩等講武
今則不可廢也予恐失農使約日數宜令其道監司不得來進魚肉海
錯代言等對曰大駕臨境監司豈得退處 上曰 太宗禁監司來見
然常在近地問安無益於除弊故不禁今雖來見勿進新鮮之味○慶
尚道都事安質辭引見曰汝已知予字民之意往恤民生○御思政殿
選取知嘉山郡事權專直藝文館鄭甲孫長興庫直長洪深之女○慶

尚道都節制使李澄石亦上書謝賜母米○司僕寺啓本寺六番諸負
丘史并每一番一百三十名共七百八十名請以自願閑役人加定四
百二十名每番各二百名揔一千二百名以爲定額分爲兩番每歲六
百名番上輪次相逆或於春秋講武差備不足則補以下番諸負未行
者其當番者給到則庶苦歇均一而事亦無弊矣命下政府諸曹同議
僉曰可從之○乙酉受常祭○傳旨吏曹以太平館直移差衍禧宮直
令迎接都監官就太平館仕上直掌察館中諸事慕華館亦令都監副
使判官二人兼掌之○吏曹啓造紙所官吏事煩任重請加設提舉一
人每於交代之際解由傳掌兼設提調一員俾專考察從之○禮曹啓
自今野人都指揮則從三品指揮則正四品千戶百戶則正五品隨班
肅拜從之○丙戌受朝參視事上謂代言等曰咸吉道首領官爲誰
知申事皇甫仁對曰安尚縝也上曰更事可用者乎對曰雖經事不
多然稍可用上曰監司韓惠性本徐緩恐不及賑恤仁曰惠操心善
者也上曰操心雖善治事恐有不周其諭以專心賑恤之意○上謂
左右曰前此野人倭客並參衙會則其班次野人在前倭客在後贊成
許稠對曰倭客在後則必有憤心中國聞之恐有外交之嫌願毋令一

時並叅 上曰倭之往來我國朝廷豈不知之且本國火者選入中朝者頗多其知我國通好倭人甚明况倭人亦言帝嘗云朝鮮國王能服倭客而來庭也此言雖不可盡信然朝廷必知之矣予意以爲野人倭客分入東西爲便禮曹判書申商曰東西分立已有受教中國雖聞之必以爲不得已而強和非真交好也一時並叅固無害也上然之○輪對經筵○斡朶里千戶末令巨等來獻土宜賜衣笠靴回賜縣布二十四匹○親傳先農祭香祝○傳旨禮曹右議政孟思誠吏曹判書權軫贊成許稠等停朝啓日則毋令詣闕以思誠等年老也○賜上護軍南汲大護軍朴堧京市注簿鄭穰等鞍馬除典樂以下十七人職賜匠人百三十人米穀有差○宗簿寺啓曾降傳旨入學宗親告父母妻子之疾則給暇仍遣醫驗其真僞然以上項之故一時告狀者頗多自今初日則告狀于宗學其後詣闕乞告且本寺專掌糾察之任故吏曹受教又設典籤司使掌雜物請自今九宗親違禮犯法等事本寺掌之其餘月季及十日一次所啓仕進勤慢所讀通否及宗學內雜事悉令典籤司掌之從之○禮曹據承文院牒呈啓永樂十四年四月日曹受教職帶承文院人負除他務專治其任近年以來本院官負或差占他務

或因祭享執事仕官日少因以棄業今後一依教旨勿令差定他務俾專其任永樂十五年三月日曹受教承文院吏文習熟能書字官負除他官者兼差本院職銜常川肄習今後以吏文習讀兼他官者於祿官不得已公事外常仕本院肄習本院官負等或因文書書寫或因公事告課或因院中雜務多般托故虛送日月專心肄習者鮮小今後雖有上項事故毋得虛廢將日課置簿提調官無時考講通否置簿及廢貶時并考施行其中怠惰尤甚者隨即責罰以懲其餘官負中或年多或口鈍不堪僕訓者不可一體責効至於吏文謄錄及至正條格大元通制等書以鄉訓習讀提調官將逐日所讀詰問大義以考勤慢學生等入齋內禁用鄉談專用漢語如有語言慣熟音義兼通者提調官驗實啟聞加職吏文謄錄非唯矜式吏文體制具載本國事大節日本院官負務要悉知但院藏謄錄只有一件數多官負難以遍閱除平例外撮其緊要文書令鑄字所印出各自披閱講習從之○兵曹啟今考本曹新甲士取才前例長片箭各三矢內各一矢入標內騎射三發一中二發二中馬手俱快者許令入格本月初八日本曹受教外方各官侍衛營鎮屬守城軍閤良自願人及騎船軍內願屬甲士者每年春秋試以

長箭片箭騎射各三天撻九矢內取三事俱入者八九矢爲上等六七
矢爲中等四五矢爲下等上項取才之法中外各異且長片箭騎射內
或一矢纔入則意謂入格更不習射鍊才爭欲受職有率習射取才之
法請自今京中新甲士取才依本月初八日受教分等叙用留後司則
非外方之例其牌屬人及閑良人自願者令訓練觀新甲士取才持並
試從之○丁亥受常參輪對經筵○賜賻萬戶李壽米豆并二十石紙
八十卷派連宗室者也○戊子輪對經筵○己丑受常參視事 上覽
各道牧場馬孳息之數謂代言等曰馬爲軍政之大者故獮兵官曰司
馬今忠清道息馬之數倍於他道以其地品勝於他道也右副代言宋
仁山對曰大山串等處地品甚美 上曰崔閔德爲司僕提調留心馬
政至矣然未有實效今鄭淵已掌其任宜諭淵或問孳息之方於武人
或看諸方書以爲終身之任且朴培爲司僕官已久稍知養馬之方不
可替其任也宜諭培副淵亦爲終身之任益慮養馬之方代言等皆曰
培勤於牧養性又聰明不忘聞見之方 上然之○輪對經筵（黃海
道監司進黑狐傳旨承政院曰前此捕黑狐爲進獻耳去歲平安道捕
進即令還放今黃海道又進必不知也其諭各道監司○傳旨承政院

今李壽死其家不分素帶故有服宗親皆不帶素不特此也國人遭期功以下之喪不肯自備素帶必需于喪家如不分與則有服之親恬不帶素甚爲未便期功以下之喪必就喪家成服與否其考古制以聞遂傳旨典籤曰有服宗親身沒則以服制日數告于諸宗親分給素帶○兵曹啓今承傳教各場監牧官勿令兼任驛丞專務牧馬孳息之事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孟思誠等皆曰可李中至等皆曰立法未久仍舊取効合從思誠議○兵曹啓司僕寺每一番令諸負一百驅史三十立養諸負驅史役使不異而驅史亦於隊副去官之後還屬諸負五品去官請勿稱驅史其逆兒職并屬諸負通計各番到宿呈都目去官從之○戶曹啓永樂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王旨全羅道各司所納米穀漕轉之際或因風浪人多溺死誠爲痛惜政府諸曹功臣臺諫同議受教畿內別賜田功臣田各品科田寺社田三分其一移給下三道將全羅道上納米穀之數移定京畿以除其弊然我太祖鑑前朝兼并之弊首正經界以士大夫居京城衛王室乃於京畿置科田以養廉恥今因一時漕轉敗船之弊輕改田制未便且下三道科田之數將不至於三分之一兼并之弊復如前日請將各道移給別賜田功臣田各品科田

守信田還給於京畿前受之地其全羅道上納兩倉祿轉及軍資米豆
量宜定數從之○宗簿寺啓入學宗親仕進勤慢已令十日一次啓達
然隨啓輒棄終不通計一年故易以移病勢將難禁請依他司年終都
歷例通計啓聞其移病及先歸日最多者懲罰從之○兀良哈千戶
下等來獻土宜○故典書姜濡妻宣氏欲代納水原府所貢豐儲倉草
芑受其價請左代言金宗瑞通書于府使尹處誠處誠給陳省事覺憲
府劾啓陰厚無後之婦已有禁今宗瑞潛通請書固無近臣奉法之意
請按律科罪處誠密與四寸大母宣氏約外從權要之請給與陳省以
貶民弊請依律杖二百宣氏亦并照律 上曰草芑之直幾許大司憲
鄭欽之對曰緜布一端易三番今水原草芑計直一番米九斗 上曰
其直倍數故爭之也前此雖有著令然大小之家以各官貢物公然先
納收價於民士林曾不爲咎故宗瑞亦以人情從族婦之請及申明其
法宗瑞知非悔過即送家奴還收其書且其書云若害於義不必強爲
宜免其罪宣氏功臣之後勿論處誠減二等杖八十欽之又請宗瑞罪
不允尋命就職○庚寅受常參輪對經筵講日食處曰予觀三國史所
書日食或一國書而二國不書或二國書而一國不書大陽之食雖陰

雲蔽之豈以三國而或見或否乎金富軾河崙攢近修史而所書不同何也左代言金宗瑞對曰因史筆而修故三國各異上曰然又曰修前朝史者改宗稱王殊失其真楚僭稱王夫子降而稱子猶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後人亦譏夫子筆削魯史之直筆修前朝史者改宗稱王之非明矣修太宗實錄之後欲改修前朝史如何宗瑞對曰然○平安道監司啓前知閭延郡事金士信在任有犯令與證佐面質士信以刀刺頸垂死令醫人救療命下司憲府○辛卯受朝參視事輪對○藤原貴久藤原賴久六郎次郎等來獻土宜回賜正布六百十一匹○幹采里千戶阿羅介阿都赤毛多好等九人來獻土宜命饋之野人等爭坐而鬪令壯士曳出門外○刑曹啓前奉禮宋衆善囑同僚李慎猷鄭之禮使薦崔安兩慎猷之禮聽衆善所囑舉之按律並杖一百少尹權孟慶謬陞安兩散官而薦杖八十又安兩嘗爲敬差官殿最居下又爲守令政績未著正郎柳之涵署令安季仁前注簿崔孟河奉禮趙旭生等舉非其人亦杖八十其掌選認舉佐郎閔孝權及謬舉監察申自敬盧物載請并照律命衆善贖杖一百慎猷之禮功臣之後只罷職孟慶勿收職牒贖杖六十餘皆勿論安兩子浦等上言臣父無罪今刑曹

監司羅織罪名以廢前程臣等痛慙 上曰安爾今雖見罷苟有才能
豈以一事不復叙用乎留狀不下判書申商河漢等啓曰刑曹啓目無
永不叙用之辭安爾之子濫訴監司及刑曹請罪之 上曰不可子爲
父救之言雖不中何可罪之且刑曹之議至於如此則其子之憤抑理
固然也商曰其狀云羅織罪名刑曹豈不避嫌乎請推之演亦再三請之
上曰爲親之事雖有過不可加罪且以人子救親迫切之情叢憤申聞
耳刑曹何由避嫌勿復言○壬辰受常祭輪對經筵○御慶會樓下觀
衛士騎射賜物有差○管押使通事金玉振回自京師啓欽天監奏舍
譽星見百官表賀○賜權豆鞍馬衣笠靴漆紬七匹漆縣布三匹賞進
海青綿布五十匹漆細紬縣布各十匹又就賜猛哥帖木兒等各麻苧
縣布并十匹權豆拜受扣頭曰待小人如此其厚雖百壽吾身何以報
之若向 殿下小有不忠之心雖不拿來抵罪天必誅之○慶尚道開
寧長鬢昆南知禮等官地震○癸巳受常祭視事 上謂左右曰今聞
遼東欲換本國牛一萬奏請于 帝若許換易則何以備之權軫許稠
申商等對曰牛之在民家者小備之甚難 上曰予亦聞馬則家家有
之牛則罕少且濟州人民皆厭牛隻出陸高得宗亦言濟州馬多牛少

民家專賴牛以糞田不可出陸儻勒令出陸則未可也優給其價易換
貢獻如何軫對曰優給米豆從其所願可也 上曰卿其致慮布置又
曰今牧馬孳息之數甚少稠等對曰勒令易換故民多惡之 上曰名
雖自募而勒令爲之則豈不憚乎昔王安石立募民之法而強爲之以
致天下搔擾宜訪民情爲之又曰今聞瑞星見中原昔漢武帝時瑞星
出見忽入今中朝瑞星我朝使臣不及見之必忽出即入也海內皆賀予
當遣人進賀亦有方物乎商對曰舊例無之○詳定所提調河演啟
曰三品以下不得服綾羅其妻之服亦令勿用 上曰不可大抵法令
細瑣則難行代言等亦曰婦人之服豈可並禁 上曰當待詳定所啟
目以決○輪對○傳旨刑曹曰有能捕告永興府軍器庫放火者賞緜
布一百匹雖親犯自首者免罪同謀自首者亦免賞緜布五十匹其移
文本府知會○率宗親觀射于後園○甲午受常參輪對經筵○乙未
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今中國舍譽星見我國觀天者不之察或
雲蔽山高而不能見也予考古書舍譽星似彗星而尾短今中國所見
星尾短則真舍譽星也○輪對經筵 上謂知申事皇甫仁曰凡養世
子之道必近正人聞正事猶生長於楚不可以不楚語古人云武王欲

食鰻魚太公曰禮記不載之物不可食也養世子當如是也且講武非
為馳騫欲以講習士卒實軍國重事也子欲率世子行若無大害於義
率行如何右議政孟思誠曰世子年未滿二十不宜隨駕判書安純曰
撫軍監國古之道也右司諫金履掌令趙克寬曰往參講武雖無害於
義莫若監撫也判書權軫申商河濱參判李中至等曰隨駕無害於義
判書李明德曰古禮則臣未之知也我太宗雖行幸在外或召世子率
行今參講武何害於事上曰卿等監國之議誠是然世子年今十八
可以隨駕且常居禁內不見外事如養女兒若令接見使臣則赧顏跼
縮且體貌日肥騎馬行氣可也今講武予當率行自此以後或命世子
講武不廢春秋蒐獮之法仍曰侍世子人多不過四五且其寢處設於
幄內勿別設○戶曹啓前此各品科田聽其陳告折給因此僥倖之輩
利人物故求人過失爭先告之風俗不美且分田非人臣所得以私自
今更定給田之法自一品至成均大司成爲一等判通禮門事至從四
品爲二等正從五六品爲三等參外爲四等外方守令亦從品次每年
春夏等一度秋冬等一度各其名下錄前受之數又以犯罪或無後者
或科外餘田之數開寫啓聞受點折給四等各品循環給之其遞受田

則仍舊新來從仕未受者及適受者並令吏曹考其痕咎有無依初入仕例移文臺省署經然後方許給田且受田物故者及寡婦適他者之田各令族親進告如有隱匿收租者計年還徵依律論罪從之○兀狄哈千戶豆難女真指揮波伊大等來獻土宜○二月丙申朔受朝參輪對經筵○翰朵里指揮馬佐化崔沙安甫下亡乃等兀良哈千戶好心波豆難加乙伊等女真指揮波伊大兀狄哈千戶照音將介等來獻土宜並賜衣笠靴回賜絲布有差○吏曹啓各道監牧官勿蕪差驛丞使專牧養之任濟州監牧官勿令判官及兩縣監兼任擇其州子弟差下從之○以鄭欽之爲刑曹判書河演藝文大提學申燦大司憲李蕪摠制申播同知摠制○長興府院君馬天牧卒天牧長興府屬縣會寧人洪武辛酉補散員累遷至大將軍己卯轉上將軍辛巳賜翊戴佐命功臣号尋加同知摠制壬辰出爲全羅道兵馬都節制使判羅州牧使甲午封長興君丙申改都摠制復出爲全羅道兵馬都節制使癸卯進判右軍府使己酉以老乞骸骨特授長興府院君命禮曹設宴餞之賜祿俸如舊卒年七十四計聞輟朝三日命丙史往吊賜賻米豆并三十石紙一百卷又命禮官致祭教曰臣有膚功既終始之不替國有常典惟

贈恤之特加惟卿器宇宏深性行醇謹才捷於禦侮智周乎運籌可謂
王之爪牙而國之楨幹也我太宗之潛邸也擢卿於行伍授卿以軍
機而卿果能徇義忘私盡忠竭力佐命於危迫之日撥亂於倉卒之間
惟卿之忠與卿之勇宜乎誓山河而銘彝鼎也累登庸於摠制仍賜封
於長興任用匪輕眷遇彌篤逮至眇未倚爲干城廼乞身而養親俄纏
疾而謝事陞崇秩於府院庶休致於桑榆何計音之遽聞痛昊天之不
憚遣禮官而致奠告英靈而叙辭於戩休感義同敢忘卿之舊績幽明
理一諒體予之至懷謚忠靖險不辭難忠寬樂令終靖○丁酉輪對○
種馬管押使趙貫回自京師○戊戌御經筵○己亥御經筵○庚子受
常參視事輪對經筵○持平許詡啓世子年紀未盛時方學問而監國
乃世子之職待年過二十命參講武猶未晚也如或不已則儀仗
侍從不可不備今已定講武支持之數移文畿甸若世子隨駕
則必速加備誠爲未便上曰汝言是矣若曰年紀未盛則予於
太宗時年纔十四始佩弓矢未滿三十解不復佩爲善爲惡在於本性
不在年齒之幼壯太宗時予已即位而悉除威儀侍從甚簡今稍加
侍從令世子侍衛馮後不使馳騁射御則何傷於義軍旅之事不可不

知子猶以爲晚也儒者之論往往謬於大體予意已定不可改也詗更
啓曰 上教誠然然今日之舉將爲後日所式須備儀仗侍從以嚴瞻
視若支待小弊不足慮也 上曰若於宿所別置帳幕多備儀從而侍
衛於予則反爲無禮不必備也○右司諫金願等上疏曰養儲副之方
在於學問進學之功貴於時敏頃刻不謹則怠忽之念或萌矣惟我
世子纔過志學之年而學未至於博洽是正學如不及以惜分陰之時
也若侍從講武之舉則待 世子年紀鼎盛學問博洽之時猶未晚也
今若侍從講武旬日廢學則竊恐緝熙之功或有間斷矣伏望 殿下
勿許侍從使之專心講學不允○司憲府啓都摠制成抑以監巡摠制
同護軍崔成坐巡廳護軍權希遂後至行禮抑起立成踞床不起抑罵
成成亦罵之欲批其頰高聲相詰請依律杖成六十抑以宰相街路相
詰又乘忿氣不點軍士而出請并科罪命成除贖決杖抑勿論○刑曹
啓張蘊嘗爲平壤教授官受生徒所贈紬及牛隻又濫用幼學院米穀
縣布鋤鉢等物計贓照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刺字徵贓沒官其赦前入
已及濫用未穀亦徵還官從之○上謂代言等曰昨見進賀表有十洲
之語未知出於何書代言等皆曰未知 上曰表辭所係匪輕中國謂

我國有文教須務崇表辭請知申事皇甫仁曰其論尹淮申樞議尚表章之術以聞尹粹曰卞季良每嘆儒者無工於表章者曰唯權採稍工金宗瑞曰宜令專業○辛丑受朝參輪對○韓朶里千戶馬大所丐乙主加下仇赤甫下阿下伊麼乃衆多等七人來獻土宜賜衣笠靴回賜懸布二十九匹○禮曹啓拜表時請依朝參例用俗樂從之○壬寅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以金中坤爲左司諫鄭甲孫掌令○傳旨兵曹自今累日行幸之時中宮如有及時啓事則留都兵曹承中宮命發馬○禮曹啓前此講武時必行祈晴祭于宗廟社稷今考古制及詳定古今禮並無是禮請勿行從之○癸卯上率百官拜賀舍譽星表箋都摠制成抑參判李孟珍奉表箋以行表曰聖人御極開一代之文明星象纏空表千年之景况照臨所暨抃舞惟均竊聞至治之隆必有休徵之路河呈圖於伏羲之世洛出書於大禹之時矧擘潤之貞符由感通之妙應欽惟性敦孝敬仁篤懷綏齊七政以撫五辰經緯咸若蒞中國而御四海禮樂方興茲舍譽之有靈是泰和之所召光昭辟月彩徹銀河啓萬歲之大平致多方之來賀伏念臣猥將庸品幸際昌辰迹滯登東班雖阻於漢殿情深拱北祝竊效於華封箋曰前星正位蔚啓

昌期上帝降祥式昭景貺臣民胥悅遐邇騰歡恭惟性稟溫文姿凝岐嶷尊居鶴禁繫萬國之歡心昵侍龍樓承兩宮之眷愛茲致貞符之見實是亨泰之徵伏念臣邈處荒陬欣逢盛際阻叅趨蹌之列倍切頌禱之誠賜抑孟軻衣笠靴及藥○世子賓容申播尹淮鄭麟趾等啓世子方專心好學若使隨駕遊豫則恐緝熙之功間斷請勿從行使專其業上曰雖扈從不親射御但習見講武之舉而已何妨於學○御經筵謂檢討官權採曰經筵所藏宋播芳帙具乎否採對曰多脫落上曰更考以聞當令禮曹購求矣爾素得善述表箋之名益觀經史且熟播芳則製述無難矣本國事大專用表箋若序記之類不緊於事大特文章餘事耳又我國素稱文翰之邦表箋之作要須精切爾其念之○兵曹啓講武行幸之時京中盜賊及火災可畏請於各坊街路令漢城府量定防護所令禁火都監專掌糾察從之○甲辰上率百官遙賀聖節○幸揚州瓦孔院洞觀放鴉鶻令宗親騎射○乙巳受常參輪對○禮曹判書申商啓昨日饒宴權豆泣下曰初欲侍衛而來駁駁下不允失望實深○司憲府啓今據東活人院提舉大護軍李懷林所告推之已酉年祿官高安謹白道生等減給病人料及汗蒸僧料米乃

與別坐朴思文議造皮囊分之庚戌年祿官金守生呂謨等減醫負料
米換皮鞋分給醫負等又減病人料及汗蒸料饋餉雜人又昌受本院
正布八匹與懷林思文議造皮鞋分之又以官中年以文書造厚紙分
之事發還納於官懷林以行首知非不舉以上項料米支待雜客又以自
家雞兒三十餘首就本院孳息作弊又以與人同犯之事詐若不干於
已歸咎思文等許之濟生院副錄事周詢李權志等雖其分內之料請
于祿官易皮鞋分之又受祿官等所分紙及皮鞋請依律杖懷林水生
謨九十思文一百安謹道生八十恂權志九十並刺字懷林雖不自首
所犯因其告狀已與各人所犯並見除雞兒孳息罪咎四十外餘罪皆
免命依所啓但勿刺字懷林以功臣只罷提舉○賜祭于萬戶李壽教
曰予惟親親之道務在惇叙恩數之加何間存亡惟爾以勲戚之胄襲
祖父之勢奉職持身咸有休稱予用嘉之授以邊任庶幾享年宣勞中
外何期計音遽貽盡傷今遣禮官往致菲奠魂其不昧膺此恤章丙
午受朝叅日本國王使送十七人宗金使送五人宗貞盛使送二人幹
架里千戶阿甫等五人加下車等二人來獻土宜 上引見國王所遣
舍溫曰爾等何時起程對曰年前六月也 上曰爾等親受書契於王

城乎對曰國王傳送書契于臣等臣等傳受而來上曰已知之舍溫
伏地失措變色○視事輪對經筵○戶曹據奉常寺呈啓先農壇零祀
壇先牧壇圓壇山川壇司寒壇漢江壇白岳堂看守奴子等口分田曾
給二結過多且城底公田數少請於壇堂近處人給五十負從之○丁
未賜掌令鄭甲孫司宰副正權專司醞直長洪深等各米豆并三十石
以納女於東宮也○講武于平康等處次于楊州楓川平王世子
從之○賜肉于讓寧大君禔○右獻納閔厚生啓興仁門外世子除
儀仗而行臣欲及大駕促馬以進誤認宗親未及下馬請待罪同副代
言安崇善以啓上曰草次之事毋嫌隨駕厚生告崇善曰世子之
行無儀仗未便崇善曰上已考古制又詢大臣以定可更商量遂以
啓上曰厚生纔得蒙宥仍言世子無儀仗之非意謂無儀仗故犯馬
也殊非諫官意趣其令還家待罪○戊申禮曹判書申商啓前日海青
飛逸實鷹師未盡調習之故請治其罪且其海青長指雖折上國聞之
必謂好海青須令各道盡心搜索上曰農時已迫予欲觀放督其調
習非鷹師之罪也仍諭各道曰有能搜得者依新捕獲例賞之○次于
漣川松節院之原○己酉次于馬山之原○庚戌司僕寺行廊及民戶

二十三家火○執義李堅基啓世子隨駕自今而始必爲後法不備儀仗而行未便臣與閔厚生同議欲啓臣因在告未啓而厚生先啓命令還家臣亦待罪 上命左代言金宗瑞詰曰去戊戌年予已即位陪父王講武以歷尊故其時禮官考宋制請除儀仗又陪 父王迎勅于郊亦除儀仗而行使臣黃儼不以為非爾等以何所見而強聒若此耶堅基對曰臣不知古禮又無所見但昔日則 殿下與父王陽傘同色故除儀仗以遠嫌今則 世子陽傘其色不同備儀隨駕似爲無嫌又命詰之曰爾等以為備儀隨駕而行乎將別作一行乎對曰臣意以爲駕幸之際則備儀在後及到射場除儀仗入侍觀射似可又令詰之曰草野之間父子同行爾等以為不可乎堅基辭窮無以對曰今復思之 上教誠然 上曰爾多道辭然與厚生之罪有間毋嫌隨駕○辛亥次于平康縣積山之原召監司高若海曰此道失農不宜講武但聞禽獸多害穀而來失農者幾邑支應者幾邑若海對曰但嶺東失農支對者唯嶺西附近數邑而已○癸丑賜高若海都事鄭善卿等衣○次于大也蓋之原獲白雉二扈駕臣僚進賀不受○甲寅次于永平縣掘洞○春川府事鄭自新報府人捕得飛逸海青命內史金龍往視之○

乙卯雨雪欲驅獸于永平縣寶藏山驅軍已發隨駕大臣莫有止之者
摠制洪約獨曰不可乃止駕至抱川縣每場院而次因雨雪氣甚寒道
路泥溇人馬不得息或凍餒眩暈僵仆者衆都鎮撫成達生以啓上
大驚即命監司閔義生遣騎馬人賫酒食救活日沒都鎮撫申商後至
見道間氣絕者三人幾死者無數馬之顛仆者無筭具狀以啓承傳色
崔濕荅曰成摠制已啓即令監司救活雖更啓無他策在監司施措耳
至夜上軫慮更問之濕語及商所言即命內史田吉洪急至商幕問其
故商對曰臣已告崔濕上乃知人馬多顛仆即命代言金宗瑞南智
宋仁山安崇善注書裴杠兵曹正郎金寧李萬幹經歷安完慶察訪黃
保身全過呂賚等持酒飯公路救活從者皆寒困不暇救人相繼顛躓
以無僕從未得盡救即令完慶馳啓上又命司僕騎者二十人賫酒
飯往救之夜已晨矣由此所活甚衆然其未及救療死者二十六人馬
六十九匹牛一頭○丙辰杖崔濕八十以不啓申商所啓也○晝停于
大也院平中宮及誠妃殿議政府六曹進豐呈上念人馬多死暫
進即撤○賜京畿監司閔義生經歷安完慶衣特賜摠制洪約監段衣
以請止寶藏山之驅也○東宮扈駕入都門猶未禮服賓客申檣鄭麟

趾等自曰入國都不整衣冠不可也 東宮曰有命也○傳旨因雨凍死
 者依船軍例致賻復戶○丁巳命囚宦者崔得龍韓龍鳳 飯監鄭貴
 中金贊于義禁府○左司諫金中坤等上疏曰人臣之職莫大於敬謹
 右獻納臣閔厚生當講武啓行之日世子過行不即下馬又其馬逸幾
 犯儀仗且於待罪之際言辭失次既為耳目之官殊無敬謹之志伏望
 下攸司以懲不恭之罪命罷職○知申事皇甫仁啓臣位長承政院飢
 凍人馬不能救療多致倒死請待罪于家不聽再啓乃許金宗瑞南智
 宋仁山等亦請待罪于家 上曰知申事已歸私第卿等毋嫌就職
 命行在支應使兵曹參判李中至歸私第以不能救療人馬也○命都
 摠制柳殷之往視海青于春川○傳旨兵曹每場院宿所遺失雜物欲
 往收拾者除啓達給版○傳旨京畿監司往每場院近處推索雜物者
 皆給人馬料其無主馬亦令官養待其主交付○金宗瑞南智宋仁山
 更啓二十日下雨時尹粹病在私幕安崇善自謂在坐未未及聞成達
 生申商之言皇甫仁與臣等與聞其言遲緩救療以致人馬多死仁既
 待罪于家臣等亦欲待罪 上曰長官已歸私第卿等毋嫌時代言等
 皆聚一小家促膝而坐商達生等叫呼大言安有不及聞之言乎崇

善獨曰不及聞諸代言懼 上之不信而或有詰責然卒免其罪而代
仁職時人以為天道難知○戊午召右議政孟思誠判府事崔閔德贊
成許稠判書安純參贊吳陞都摠制成達生朴實判書申商參贊李孟
昉判書李明德參判沈道源朴葵謹曰今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馳
報幹朶里都督僉事童猛哥帖木兒使送千戶莫古大等來告云都督
言深處住都骨兀狄哈一百餘人到下伊亂家會住兀良哈者邑同介
尸射殺男女十一人虜十七人仍言吾曹每欲向朝鮮作賊汝等居中
輒通事變肆未遂志是用侵困汝家莫古大等又云如此事變吾等心
欲親啓仍以童猛哥帖木兒啓書一道遺節制使今乃并書上送召見
莫古大與否擬議以聞思誠等議有同異 上曰從衆議公兵曹回諭
都節制使曰童猛哥帖木兒允干聲息文書欲令管下人親啓則上送
今者傳通文書若問置處則答曰曾已馳報國家嘉悅其莫古大等更
欲來京便上送其啓書乃請久任敬復以鎮邊圉也○命劾駕前察訪
趙壽山駕後察訪閔犀角于刑曹以不能救療人馬也○己未左副代
言尹粹啓臣於二十日病入路傍人家尋至宿所聽成達生人馬寒凍
之言奔告知申事皇甫仁仁曰已啓臣不更啓請待罪于家 上曰毋

嫌就職○命囚禮曹判書申商兵曹參判李中至知申事皇甫仁京畿
監司閔義生經歷安完慶察訪閔犀角趙壽山內侍府事崔濕等于義
禁府○賜日本國使副衣笠靴及紬苧麻布各三匹雜彩花席五張入
參五斤船主押物紬苧麻布各一匹○庚申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
曰各道營田魚鹽所出盡給船軍以助赴防之糧若何戶曹判書安純
右議政孟思誠等對曰營田魚鹽徒困船軍利不及焉故船軍等言寧
賫糧赴防願不爲營田等事船軍等赴防之初各自贏糧而至故官給
之料或遺留營鎮撫或以釀酒誠無益於船軍不如不爲之爲愈也
上曰船軍勞苦莫甚宜加憐恤以國庫之米補給不足可矣然赴防無
事則皆遊手以遊手而耕荒田無乃可乎思誠曰船軍雖不耕田必不
荒矣 上曰何也對曰近處之民皆待耕墾矣 上曰予更思之○詳
定所啓歷代之儒皆通一經謂之業經如歐陽玄及本國李穡亦業一
經故其學至精今文科初場只出二經題是欲學者通五經也然學者
不專一經其學文不精熟實爲無益也乞出五經題使熟一經 上曰
雖有此弊然出五經題則不通五經者亦得幸中是豈取人之義乎先
是議初場只出一經題是則通五經者赴試四經者不赴故更議出二

經題右議政孟思誠啓凡儒者雖有業經若業經之題難而他經之題易則必捨業經而就他經出五經題似可 上曰然則入門時令搜挾官嚴加搜探使不得挾冊又不得與朋友議問則不知經義而中試者未之有也衆議紛紛互有異同終以出二經題爲定○輪對經筵○義禁府啓前此立法特旨囚禁者宰相則事干死罪乃鎖項又特旨避囚禁人皆鎖項今申商等皆鎖項 上曰二品以上除鎖項仍曰自今以特旨囚禁者二品以上除鎖項○傳旨義禁府申商親見路傍凍死者非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給服○傳旨義禁府申商親見路傍凍死者非一當速遣人啓達又當親自救療既不能然遲緩來告以致不及救療李中至但遣人審視凍死之狀不即用心救療閔義生安完慶既知凍傷者衆不即救療皇甫仁聞成達生之言不盡心布置又聞申商之說亦不驚駭救活崔濕聞成達生來告不即悉啓又聞申商之言亦不亟啓閔犀角趙壽山以察訪不能救護承傳之後但巡行園內不巡遠處救療並推鞠以聞○義禁府啓知申事亦是堂上官除皇甫仁項鎖何如從之○特命前摠制金益精爲京畿監司○賜蠶種于宗親及二品以上○傳旨江原道監司前日永平縣墟洞宿所放還侍衛軍等雨濕人

馬凍死與否詳問以啓○辛酉受朝叅輪對經筵 上曰所謂寒食者以其食寒食歟且寒食不得用火歟鄭麟趾對曰古詩云青烟散入五侯家此必待賜然後得用火也 上曰予在講武聞火災意請清明節朝則無風至午後風始起若三日不用火則難矣朝爨并炊夕食午後專不用火可矣悔予不以此令於城中也其考古制以聞○宗彥七所遣四人兀良哈千戶都乙溫等四人來獻土物回賜彥七正布十五匹都乙溫等繡布二十匹及衣笠靴○懷仁縣監辛帶紅辭引見曰忠清道失農民飢則易以犯禁宜慎用刑且允民不知節氣早晚其勤勸課俾不失時守令之職勤謹爲最京畿經歷李益朴辭引見曰每場院宿所因雨凍傷人因官令救活各戶及私自救護各戶分辨以啓予將行賞且今年節氣頗早愚民不知早晚以違農時汝當勸力勸課○司謁金湫別監金仁等十五人隨代言往救寒凍人仁等聞命不往別監英兩膏救療酒飯半途擅還命杖英兩一百還定本役杖仁等七十○同副代言安崇善還自義禁府啓申商言 上以臣爲都鎮撫豈謂有勇乎以小臣不負上意也前日臣之從者亦凍餒在後故臣雖目擊凍傷者不能救護即告于崔濕臣敢窺免已罪妄言欺 上乎因泣下

上笑曰無從者則救之果難矣○壬戌受常參輪對經筵○義禁府具
李中至等罪以啓命付處中至于瑞興閔義生于溫水罷閔犀角鎮撫
之任崔濕已杖八十只收職牒定本官軍役皇甫仁罷職申商趙壽山
安完慶並勿論仍命完慶還赴京畿經歷召還李益朴○命放內侍府
事韓龍鳳○賜春川府使鄭自新衣一襲官奴古乙道繇布十五匹女
於里十匹以獲飛逸海青也 上曰此非新獲之鷹無乃過賞乎代言
等對曰信者人君之大寶當初下令曰賞以新獲之例民已知不可失
信雖過多無妨 上曰然○左代言金宗瑞啓臣爲左代言聞成達生
申商之言不即布置罪與皇甫仁無異仁已罷矣臣獨不罷於心有愧
乞並罷臣職 上曰汝誠有罪然盡罷誰可使者爲首者已罷其安心
就職○癸亥受常參視事 上謂吏曹參判鄭招曰卿疾如何招對曰
臣疾小愈 上問新造朝會祭享之樂招據古禮以對 上曰可及四
月朔日大朝會用之乎對曰臣將審視之○上謂左副代言尹粹曰左傳
學者所當觀覽用鑄字印之則未能廣布宜令刊板使之廣行○輪對
經筵 上謂同副代言安崇善曰外方守令及妻子死于衙內則交代
者惑於邪說不肯入接奪居人吏兩班之家或稱傾頽改造者頗多其

令司憲府立法禁之○戶曹判書安純啓各道留養狗一歲所養之費
幾至二千餘石請定數以除冗費 上曰狗非予所好近因朝廷求索
令預養京外其費果不貲宜定數即令承政院量減其數○甲子受常
叅輪對經筵○傳旨吏曹仁順府依仁壽府慶昌府例增置兼副丞○
親傳朔祭香祝○正朝使崔士儀副使柳漢回自京師○以李明德爲
兵曹判書鄭招工曹判書盧閑判漢城府事徐選都摠制崔士康兵曹
叅判金孟誠吏曹叅判姜籌禮曹叅判金益精仁順府尹金尚直兵曹
叅議安崇善知申事李兢同副代言羅得康右獻納蔡倫左正言○戶
曹授禮曹關啓宗金及道性等以廣綃扇子及花流水贈于禮曹請回
贈宗金人參五斤道性二十斤命合宗金十斤道性三十斤○戶曹授
威儀色呈啓造大駕儀仗白綾不敷請貿易用之 上曰何用白綾用
綃子可也○三月乙丑朔受朝叅輪對經筵○理山郡事崔澄辭引見
曰理山等處防禦初程所係最緊汝其撫民治兵以固藩籬○司憲府
啓故郎將成福妾女子貴生欲專其奴婢乃以同生德非等四人爲非
已同產飾辭強辨律該杖八十身充水軍然女不可充軍宜贖徙三年
司宰監正成扱詐云不知德非等根脚杖六十身充水軍摠制成拵

托於成福妻朱氏得奴婢六口已爲不義恐失奴婢乃請不
脚又誘貴生姑勿輸情請以照律命拔功臣之後勿論貴生勿杖贖之
拚能職○司憲府上疏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廉恥道喪何以爲國兵
曹判書李明德別無功德特蒙 太宗拔擢之恩超授兵曹參判宜當
砥礪名節圖報聖恩之萬一不此之願敢以姻婭私昵之徒濫假爵
命濁亂銓選其他貪污之行播人耳目者亦多屢爲憲司所劾第因曖
昧未之抵罪耳是宜罷黜不叙以勵士風 殿下但以侍從 太宗之
微勞仍授爵命使得接踵於明時明德之幸也今特除兵曹判書臣等
以爲兵曹職掌軍機權兼銓選其任匪輕苟非廉正自守者安能當是任
哉伏望 殿下還收此命以養廉恥不允曰爾等所言曖昧難明且明
德服勞 太宗朝者也持平許詡啟明德貪污之事雖曰曖昧然於其
時靡人不知又援引無功姻婭超資濫授故其濫受族親皆收職牒
前爲參判亂政如此今復任之甚高未便况兵曹職掌政權其任匪輕
若以 太宗舊臣不得已而用之則改授閑官可也 上曰明德所用
之人予皆已給職牒予必不聽詡更啟明德所用者雖還職牒非以明
德所用爲是而還之也各因哀訴特加 聖恩耳且明德於兵曹豈能

爲有無乎請適之又成揜雖已罷職然揜親往朱氏家以成文契受其
蒼赤恬不爲愧甚無廉恥請黜于外以勵士風成揜雖不受贈然役德
非同生固知其族派也乃言不知罪固不小請罷其職貴生以父所生
爲非父所產是不孝也今以祖功臣特令贖杖然功臣後裔罪干不忠
不孝則例加其刑請除贖杖之上曰爾言皆是然明德不可遷也揜
之罪罷職已足扱不宜罷職貴生宜杖之憲府又請明德罪不允○丙
寅受常祭視事 上謂工曹判書鄭招曰曆書至精日用之事備載無
遺但日月食之次未得詳知然古人亦或未知我國雖未精通固無害
也但我國古稱文獻之邦去庚子年星山君李稷獻議校正曆法今已
十二年若不精校以貽後人之譏則不若不行之爲愈宜盡心精校我
國之人明於算數詳知方圓之法者蓋寡予欲擇解文字通漢音者入
朝習算何如招對曰 上教然矣 上謂代言等曰算法非獨用於曆
也若有起兵量地之事則捨是無以他求其令元閱生金時遇選通事
之穎悟者以聞乃薦司譯院注簿金汗金自安等仍命汗等習算法○
輪對徑筵○通事金乙玄入朝購工模畫樂工所著衣冠又買冠而來下
禮曹○傳旨戶曹救活每場院凍傷人十四名以上者賜米三十斗五名

以上者二十斗四名以下者十五斗○江原道監司啓道內人民因去年失農流移四散故已令各官置防護所禁之請令下三道各官亦置防護所如有流移者隨即論罪還本其許接者亦并治罪命依所啓并論京畿○司僕寺提調啓黃海道椒島白翎島麒麟島已定爲牧場請濟州國屯馬匹內三歲以上六歲以下無兒雌馬五百匹令今去敬差官同安撫使監牧官刷出分養于全羅道各官待農隙放于上項各島從之○義禁府啓同知摠制崔士儀嘗爲京畿監司聽成槩之請乃於農時移文黃海道令捕送逃奴請照律治罪命罷職○丁卯受常參輪對經筵○咸吉道都觀察使韓惠卒遣中官往吊○戊辰受常參祖事輪對經筵○居昌縣監朱邵辭引見曰爾之老親所居距任所幾何對曰四日程也傳旨承政院邵之補外爲養老親也令其任所距母家四日程如有疾病其能及乎殊失爲親外叙之意其換差近邑承政院啓曰時無可換之邑請待後日 上曰然後改知清道郡事邵明於經史特命授三大君學每除拜超資今爲親乞郡 許之○己巳輪對經筵講至宋朝讒毀之事嘆曰讒說何如此盛行乎是則人主致然也今聞中朝讒說盛行 皇帝之事亦且不諱我國幸無此風如申事安崇善

對曰姦邪之臣無代無之在人主辨之耳人主待賢士大夫之日多者能保其治否者亂今設輪對之法兼聽廣納誠美法也當此之時 聖鑑昭昭固無譏說之虞至于後世安知讒訐之風不由茲而起乎此不可不慮 上曰言此者亦多然輪對之語君上獨聽而不洩於外言或不中亦不加罪故心有所蘊則盡陳無隱間雖真偽相混然有益於人主者多矣觀其人聽其言而知其賢否得失亦一幸也自古雖善法必有其弊又曰萬務至煩非人主所能盡知然專委於下以誤國家者古亦有之故不獲已親決細事者多矣崇善對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則庶事康不得其人則萬事墮 上曰然 上又曰守令殿最易致漏洩遠中者則謂將適任懶於職事如何則不洩乎予與代言見而還封則必不洩矣然不得不下吏曹既下吏曹則必洩往者吏曹以此得罪後復如故且不加資則守令自知多中將何術以處之崇善對曰殿最之時監司但與經歷同議然未啓之前皆得知之我國人胸次淺露不使漏洩難矣 上然之又曰外方官妓多奴婢大官外欲皆除之若選上者少則擇京中巫女之女及絃首補之何如隨巫女業絃歌者俗稱絃首其下詳定所擬議若中朝使臣來往平安黃海兩道不在此限蓋以江原

監司高若海因淮陽府奴婢之少請軍官妓也○全羅道監司進長興府
所得青琅玕五枚賜得者金天命告者宣貴齡等各米豆四石○傳旨
承政院予聞豐壤山有三虎欲往捕之其令兵曹抄遣軍士知申事安
崇善等啓曰虎之爲物名曰猛獸若講武時幸而遇之則使之捕獲可
矣專爲捕虎而行實爲未便宜遣鎮撫捕之 從之○遣判軍資監事
裴屯于江原咸古道審賑濟飢民之狀○傳旨宗學自今宗親五犯禁
令三不通講者罰以餅果每於三朔末通計雜故最多者收其丘史○
庚午受朝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昔日本通使于我乃遣宋希環爲回
禮使倭人謂我國恭事上國必窺覘而來待之甚薄其後來請大藏經
給之自是相與通好今來通信書契非國王之書甚無禮義予欲不答
書契又不回贈何如右議政孟思誠曰彼雖無禮不可不回贈宜不答
書以回贈之物錄折簡送之 上曰陽貨饋孔子蒸豚孔子瞰其亡也
而往拜之彼之待我既不以禮我不識其意而答書回贈無乃不可乎
卿等各言之工曹判書鄭招曰諸島之倭亦皆賜米苟有所進無不回
賜獨此不答則恐或生釁矣 上曰彼雖無禮在我之道不可不盡當
更熟思乃定○輪對經筵○刑曹啓內禁衛李坤盜進上狗兒請依律

處斬命減一等刑曹更請刺字從之○六郎次郎遣人來獻土宜回賜正布六匹○戶曹啓祀典所載各道山川城隍神祠位田請中祀給二結小祀一結五十負平壤擅君箕子中祀位田各三結麻田縣高麗始祖以下四位位田亦依三國始祖位田例每一位給三結餘田並屬軍資 從之○前司正崔義採取遂安所產深中青海州所產荷葉綠以進命圖畫院試之惟荷葉綠可用 上欲遣義于海州採之知申事安崇善等啓五采誠爲可用然農務方興不可役民待秋採來未晚上曰役民則甚不可也姑遣義與工曹錄事本州入番人吏更試有無而來○辛未月暈○輪對經筵○知清道郡事鄭之澹江陰縣監李種文辭引見曰爾等之任宜各盡心勸課農桑賑恤窮乏如有犯法者哀矜勿喜毋先暴怒○兵曹啓設牌甲士等所著甲冑體製不等漆色無光行幸及使臣迎接侍瞻視可愧謂甲士二百名所著堦牟擇軍器監有詹堦牟用黃丹漆之鏤兒甲下緣及袖用紅漆皮飾之人各佩劍右荷骨菜子以嚴瞻視○上謂代言等曰自去冬命除朱邵老親近處守令鄭之澹有何功德今差知清道郡事而不以授邵乎近日予又問之何不以清道對而匿之乎知申事安崇善對曰臣意 上以邵有老

親故欲差沂邑之澹亦有八十餘歲之親在昌寧故不啓此則臣等之
罪也然授之澹清道郡臣所不與也召吏曹佐郎鄭周生問之對曰先
有居昌之闕故以邵補之後乃有清道之闕上意乃解○壬申受常參
視事上謂左右曰中國鹵簿有大駕小駕之殊本朝儀仗亦有大駕小
駕之別今客人來去必於衙會隨參故凡儀仗與軍士一依大朝會之例野
人之來但在冬節倭人則其來無時故客人不參之日甚少而每設大駕
儀仗似爲煩冗除特賜見外諸小島客人隨班之日只設小駕儀仗何如左右
對曰上教誠然命下兵曹議啓又謂代言等曰講武晝停盛設蔬菜然予
皆不食聞皇帝於草次但肉一器進酒而已草次之禮以簡爲貴○輪對
經筵講至寧宗朝曰宋以中國而受制於金金雖夷狄風俗淳厚及其衰也
多死節者前朝之季忠臣義士甚少有如李穡亦不効節獨鄭夢周吉再
能爲舊君執節不改故後追贈然夢周淳實吉再無乃有圭角乎予意以爲再
於夢周小有間矣檢討官權採對曰權近於夢周尤加敬服夢周之事則淳實
果如上教上曰權近果服夢周又曰李穡於吏事何如參贊官李兢對曰
但文章特出耳政事之才則無異於人其一時朋僚云任之江原道按廉
可矣江原道地狹事簡故云然上曰然則此亦短其吏事而譏諷之辭

也然議大事決大疑則不可無此等人也採曰前朝命誅柳濯之際李
檣固執進諫共愍王怒甚命封御寶檣封題曰臣檣謹封比則韓山君毅
然不迷處也 上曰終能諫止其事乎採曰然 上曰太宗嘗云河崙文章
比權近如理會簿書之吏其後予聞河崙於經書果未能真知也然文章
雖短吏材則長矣權近於吏事何如 太宗嘗言近有德人也予亦意近
有德而天然耳於吏事則短矣其所歷吏事之任何官予聞允公事聽
人指導故其時物議稍喧有諸採曰曾為知申事歷大司憲請革私兵
上曰此事近頗有功也○以鄭淵為吏曹參判金孟誠咸吉道都觀察
使朱邵知清道郡事○吏曹啟衍禧宮直請屬于本曹造紙所屬于戶
曹依他例考其勤慢從之○兵曹啟今考外方各道侍衛營鎮屬軍士
等習射取才叙用條件永樂十八年閏正月二十九日受教每年表秋
令肄習騎步射弄槍守令取才第其高下報監司監司與都節制使都
試中一等者移關兵曹更試啓聞以補甲士然每當番窠關罕少未
即充補而各道軍士等外方取才兵曹都試往返有弊各道守城軍及閑
良自願者無外方取才之法故才與不才並就京中尤為有弊請自今
外方及官侍衛營鎮屬及各官守城軍閑良人自願者守令每年春秋

片箭騎步射傳報監司監司與都節制使都試于附近界首官錄其等第分
數移文本曹置簿各道依上項例每年更試移文本曹考其等第各於
名下標其上中下先以上多者補甲士軍職之闕且前此定各道取才
人數故上等雖多而若踰定數則減錄不足則以中下等充數今後除
定數長片箭各三矢騎射三矢撚九矢內以三事俱入者八九矢爲上
等六七矢中等四五矢下等各其名下錄其矢數其侍衛營鎮屬守城
軍依在前甲士取才例步射一百五十步閑良長箭二百四十步左右
標相去五十步片箭一百八十步左右標各三步騎射三發一中二發
二中乃許試取各浦騎船軍萬戶千戶各於其番令習長片箭傳報處
置使處置使同監司試之長箭三矢片箭三矢撚六矢內以兩事俱入
者六矢爲一等四五矢二等二三矢三等一等給到一百五十分二等
一百分三等五十分每一到准騎船一日合錄于騎船箇月以次叙用
其有馬能騎射者願爲甲士則依侍衛牌例取才雖不入騎射亦依步
射人例給到從之○癸酉辛慕華樓觀射毛毬及擊毬騎射又令隊長
十人持木劍十人持木戟相與格鬪賜擊毬騎射俱中護軍僕馱弓教
習杖戰大護軍金加勿衣○甲戌知天安郡事余德閏辭引見曰近來

歲歉民飢爾當撫恤且今年節候頗早爾宜諭民使不失時又哀矜用
 刑勿陷非辜○禮曹判書申商啓摠制崔甫老言吉州邑城移排於白
 塔原掘井二處水未周足曾築吾甫邑城但以水災棄而不居然再經
 大水竟無傾危之患願召曾審城基判事趙貫與甫老詰問兩城便否
 然後特遣朝官更審利害 上曰何必詰問又何必遣人仍諭本道節
 制使曰今移排白塔城中泉水有無及民居利害吾甫邑城水災有無
 及民居便否訪問以啓○醫員金自堅採黃海道白翎大青兩島所產
 桑寄生五十斤以進本國舊無桑寄生自巡審別監高全性始得之○
 命還給金素三品以下職牒○乙亥 命摠制李澄玉親親于慶尚道
 以澄王久為慶源節制使九年不得省覲也○丙子受常參視事禮曹
 判書申商啓曰江原道監司高若海啓人吏亦許行三年喪以厚風俗
 臣以為或有議者云若許人吏行三年喪則無任使之人只可聽廬墓
 者餘依舊例行百日喪此言甚不可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雖曰無
 任使者凡百人之內居喪者率不過十人立法定制豈宜計其小弊續
 六典亦云侍衛軍士有自願者聽此亦狹矣願至公私賤隸並定為三
 年之制以盡孝誠雖或不得盡行其立法當如是也若廬墓之制不可

強使行之賤人廬墓則妻子之養或不暇顧 上曰卿言是也或因父
在只行期年者居喪豈皆在一時乎雖許行三年之喪可任使令矣况
今國家無事軍士雖行三年之喪侍衛不至虧踈矣大臣或云若令人
吏亦喪三年則數吏之邑儻一時遭喪則誰與任使予亦以爲然有廬
墳者則聽行三年爲可其中雖內無孝心而欲避差役勉強行之亦可
矣更議以聞○政府六曹詳定所議禁部民告訴便否以啓 上謂鄭
招曰卿亦與於此議乎招對曰臣亦與焉前日問臣臣對曰部民告訴
云者乃謂守令所犯過惡因報復而告者非謂自己冤抑也若非理枉
辱父母收奪職牒濫差徭役侵奪民田等事雖不更立他法可自行矣
上曰如此之事不得告訴則實是冤抑然民之於守令雖有大小之分
有君臣之義焉古人云君雖枉殺其父母臣不得以留怨蓋以君上之
故也雖枉法杖辱豈得盡訴若田地奴婢誤決等事必待明辨不告則
何由而伸乎昔宋之季守令有犯法者部民縛執之赴于京師仁宗以
爲風俗不可如此欲救其弊未得盡革前此議者以爲職吏之外亦許
告訴則風俗甚薄不告則冤抑未伸乃從河演之議自己冤抑許令申
理且遣朝官訪問民瘼部民等記守令過惡公然告訴甚非厚俗也朝

官巡行訪問豈爲使民許守令之過惡乎○輪對經筵○中部教授官
鄭宗本上書曰今國家內而成均四部外而州府郡縣莫不有學人材
之盛濟濟誦誦誠千載一盛際也然而取士之道或有未備臣竊恨焉
前朝之季紀綱頽廢學校陵夷猶且取進士一百生貢百有餘人教養
人材故紀綱雖陵夷而人材之出比比有之況盛朝右文興學之時人
材之盛蔚然有餘裕矣何獨減取士之路但取生貢一百以抑多士興
學之志乎此臣所以不得不言也前朝之季赴生貢試者僅百有餘人
而其不中者或十有餘人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則不中者不滿百分之
一二矣然而猶且如此者所以愛其爲學之志而要成人材也姑以臣
所見言之臣於辛巳年幸中生貢試其時赴試之士僅五百餘人先進
之士皆云人材之盛比前朝不啻倍蓰戊子年以後取士之際人材倍
出足千餘人有司眩於試取其後立生貢鄉試之法自癸卯丙午巳酉
年間人材益盛赴漢城試者或千餘人或千數百人慶尚道赴鄉試者
臣雖不親見人皆云亦不下千餘人以此較諸道之士則幾至四五千
人然而充鄉漢城試者但五百餘人中生貢試者纔一百人何獨於其數
如此之小乎夫中文科者將受官職不可不重其選約其數宜矣若中

生負試者其於甲士別侍衛兩官錄事內侍茶房布列衆官何地不充
何獨比諸文科特重其選約爲一百摧折多士興學之志乎抑不中生
負試而其年登第者或出數人則其不中者非盡摧頽無用之人特以
百人之數有限故也此其數少之弊也且生負倍數而國學難養則亦
可已矣每式年取士之後生負額數不充稱升補寄齋別取五六十人
以充國學並與生負養育則非難於糜貲之弊亦可見矣恭惟我
祖康獻大王受命開國 列聖相承振紀綱興學校文致大平垂四十
年于茲 殿下即位以來勵精圖治講學論文手不釋卷右文興學倍
於他日人材輩出多士雲集庠序或不能容其他經濟之法或因時損
益豈取士之法獨拘於國初之定制而不能增益乎唐太宗猶且增廣
生負况 殿下法三代隆平之治何不損益以效三王臣竊謂經義本
五經策問達治體表章用以事大信乎先儒所謂文者貫道之器也國
家聚此三篇選文科之士則分此三篇取生負亦可也中經義者一百
人中策問者一百人中表章者一百人詩賦之作雖曰詞章國家春秋
等賦詩之法不廢亦不可不預養也依前朝進士之例亦設詩賦科一
百人增廣生負四百人則野無遺逸之材國有利器之用公道幸甚高

麗之季李崇仁鄭道傳崔彪金九容朴尚衷朴宣中之輩雖當散職稱
教官差任成均講論道學師傅之任不之而受業之徒無曠日非但高
麗入本朝臣於辛巳壬午年間正錄時兩府宰臣稱提調者二三稱教官
者亦數人今廢其法臣竊嫌焉凡文臣當官之時布列各司困於吏事
一朝當成均之任能教訓者尚小况散職文臣或無所依悠悠度日無
益於公私又况書雲典醫司譯院習其業者雖散職皆仕本司已有例
焉何獨散職文臣不充成均乎當依國初之例凡文臣發職者分差成
均四部則自己已熟讀講論之益生徒無曠日廢學之弊此又不可不
慮也敢以此併及之伏准 殿下恕其狂僭 命留之○命集賢殿校
理金鎰漢城參軍禹孝剛習算法○兵曹啓次軍僉節制使都萬戶萬
戶副萬戶千戶副千戶等國家藩衛其任匪輕前此在外除授人負許
令除朝辭赴任請自今依守令例並令朝辭後就本曹堂參赴任從之
○兵曹據咸吉道監司關啓鏡城郡境連彼土野人來往故前此欲令
軍士習射片箭慮彼人傳習而寢請自今本郡及慶源郡人勿習片箭
從之○丁丑受常參輪對經筵○日本國王使臣辭命饋之答書曰所
惠禮物照數收訖土宜具在書後黑細麻布紅細苧布白細絲紬各

十四人參五十斤豹皮虎皮各五領雜彩花席滿花方席各十張各色斜皮五領○納權專鄭甲孫洪深之女于東宮○賜杠軸于孝寧大君補晉平大君璪安平大君瑤臨瀛大君璆竹城君安孟聃各二敬寧君以下宗親各一蓋欲自貴近與用也○戊寅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親傳堊祭香祝○禮曹啓 王世子朔日朝儀前一日忠扈衛設王世子次於勤政門外道東近北西向又於東宮門外設宮官次如式有司設 殿下座於勤政殿北壁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典樂展軒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 王世子位於殿庭道東北向設殿上典儀位於殿上東階之東西向階下典儀致詞官位於懸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俛西向通贊一人於懸之西北東向奉禮郎設宮官位於東宮門外如常宮官依時刻俱集於此各服其服仗衛陳設如常鼓初嚴兵曹勒諸衛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左中護贊請中嚴宮官各就位右中護負印如式侍衛之官俱詣閣奉迎鼓二嚴左中護白外辦 王世子服公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左中護引就勤政門外次坐判通禮啓請中嚴殿下服衝天冠絳紗衣出思政殿坐典樂率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

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帥致詞官

通贊先入就位奉禮官引群官三品以下次入就位僉知通禮白王

世子出次西向立諸衛率左中護及近侍者量入從入判通禮啓外辦中禁傳嚴殿下

升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儀殿下將出仗動協律郎俛伏舉麾與工

鼓祝奏隆安之樂殿下升座爐烟升尚瑞官奉寶置於座前有案如常

協律郎偃麾奏鼓樂止僉知通禮引王世子入就位立定諸衛率左中

者跪於東南西向北上王世子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王世子鞠躬舒好之樂作

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升自西階進當殿下座前北向跪通贊贊

跪王世子跪致詞官祝曰王世子臣某茲遇仲春之吉三月則云季春四月則云

孟夏他月按此恭惟殿下茂膺時祉祝訖俯伏興通贊贊俯伏興四拜興

平身王世子俯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還本位僉知用

禮引王世子出王世子既出宗室及文武群臣入朝如別儀群臣朔

日朝儀前一日有司設殿下座於勤政殿北壁南向設香爐二於前

楹外左右典樂展軒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並如常儀

其日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殿庭道東宗室及武官一品以下位

於道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爲首宗室每品班頭別設位大君持設位於正一品之前監察二

位於文武班後北向設殿上典儀位於殿二東階之東西向判通禮階

下典儀致詞官位於懸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贊一人

於懸之西北東向奉禮郎設門外位於弘禮門內文官於道東宗室及

武官於道西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鼓初嚴兵曹勒諸衛列仗屯門

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宗室及文武群官俱集朝房各服公服鼓二嚴宗

室及文武群官皆就門外位判通禮啓請中嚴 殿下服衝天冠絳紗

衣出思政殿坐有司陳繖扇侍衛如常儀近臣及執事官近臣如代言及備身上護

軍扶策大護軍史官之類執事官如判通禮典義致詞官通贊監察之類先行四拜禮如常儀典樂帥工人

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

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帥致詞官通贊先就位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

以下先入就位判通禮啓外辦中禁傳嚴 殿下升輿以出繖扇侍衛

如常儀 殿下將出仗動協律郎俛伏舉麾興工鼓祝奏隆安之樂

殿下升座爐烟升尚瑞官奉寶置於座前有案如常協律郎偃麾戛鼓樂

止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品以上以次入就位王世子來朝則奉

禮即引二品以上入立定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群官皆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

興平身樂止致詞官升自西階進當 殿下座前北向跪通贊贊跪群

官皆跪致詞官祝曰議政具官臣某等茲遇仲春之吉

三月期云季春四月期云孟夏

他月恭惟主上

殿下茂膺時祉祝訖俯伏興通贊贊俯伏興四拜興

平身群官皆俯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還本位奉禮郎分

引宗室及文武二品以上出判通禮進當 殿下座前跪啓禮畢俯伏

興還本位協律郎俛伏舉麾興樂作 殿下降座升輿還內繖扇侍衛

如來儀侍臣從至閣協律郎偃麾樂止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以

次出五日朝參儀前一日有司設 殿下座於勤政殿北壁南向設香

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典樂陳樂於殿庭近南北向其日典儀設文官一

品以下位於殿庭道東宗室及武官一品以下位於道西每等異位重

行北向相對為首 宗室每品班頭別設位大 監察二位於文武班後北

向設殿上典儀位於殿上東階之東西向判通禮階下典儀位於文官

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贊一人於武官西北東向奉禮郎

設門外位於弘禮門內文官於道東宗室及武官於道西每等異位重

行相向北上鼓初嚴兵曹勒諸衛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宗室

及文武群官俱集朝房鼓二嚴宗室及文武群官皆就門外判通禮啓

請中嚴 殿下出思政殿坐有司陳繖扇侍衛如常儀近臣及執事官

近臣如代言及備身上護軍扶策大護軍史官先行四拜禮如常儀典
之類執事官如判通禮典儀通贊監察之類

樂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
帥通贊先就位奉禮郎分引羣官三品以下先入就位判通禮啓外辦
中禁傳嚴 殿下升輿以出繳扇侍衛如常儀 殿下將出仗動樂作
奏聖壽無疆 殿下升座爐烟升樂止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品
以上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群臣皆鞠躬樂作奏大
平年四拜興平身樂止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品以上出判通禮
進當 殿下座前跪啓禮畢俯伏興還本位樂作奏步虛子 殿下降
座升輿還內繳扇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
下以次出從之○傳旨今和賣收納銅錢非欲取利於民專為興
用也官吏等不顧此意或定數收錢或收納後不即給米因此人不
樂於貿易其以扛輶輸米于市委差及色官負親監如有願納銅錢
者隨即和賣先是以軍資監陳米廣興倉陳麥各三千石令納銅錢
而易之今必以扛輶輸入者蓋欲并扛輶與用也○兵曹啓濟州東南
監牧官高俊上書條件命與政府諸曹同議一避役鄉吏官奴驛子公
私賤隸諸色匠人津尺益干等有役雜類依元六典推刷出陸陸地接

人負私賤亦并出陸孟思誠權軫許稠安純申商李孟昉李明德鄭欽
之鄭招崔士康金孟誠朴葵等以爲公私避役人外土著元居私賤勿
并出陸一馬匹於風和草長五月點考與安撫使成籍僉曰可一自死
馬冬月則皮肉不傷苦熱則不日毀爛今槩以四十五匹皮肉換一雌馬
實爲有弊自今勿令換馬監牧官分其肥瘦及皮肉毀爛與否從時價
易米豆冬節以養瘦弱之馬思誠等以爲前所定式稍輕依舊一國馬屯
職負則擇有職勤儉者牧子則擇資產有貲者差定分其馬匹孳息等
第有實效則褒賞不能則論罪且其奉足准丁給之思誠等皆曰可招
以爲不可一各屯馬每五十匹定職負一名牧子四名僉曰上項差備
人數依洪熙元年十一月日兵曹受教施行一公私屯雄馬稍善者並
皆出陸恐將絕種自今雖有色體大者有惡旋則仍放爲孳息馬無惡
旋將來可用馬則春夏節放置及秋冬調習以五歲以上八歲以下馴
良者除作驪進上孟昉明德招士康等以爲可思誠等以爲可用進上
五六歲馬則依上言施行七八歲馬則仍放孳息一牧場內禁私獵人
其知情不告者論罪告捕者賞給僉曰可一濟州設置各驛其驛吏則
以州居補充軍不立役者及各司奴婢定之明德獨以爲可命自死馬

貿易條國馬屯職負牧子賞罰條各定職負牧子條孳息馬陰作驕
進上條牧場內私獵禁止條各驛排置條並從思誠等議避役鄉吏賤
隸等出陸條更酌定出陸年限以啓馬匹點考條前日司僕寺所啓訪
問各牧場群頭群副啓問後考參更啓○刑曹啓長興人崔德以石擊
私奴德萬意已死奪其物德萬復蘇告官鞠之崔德已服律該處斬
從之○已卯受常參輪對經筵 上曰尹鳳言中國之人人多相食帝虜北
人誅之人爭食之我國之人自古未聞有相食者金宗瑞權採等對曰
臣等亦曾未聞 上曰中國之人生長戰場不以人屍爲醜 皇帝亦
於人屍之旁而進膳若我國人則見屍遠去何相食之有○全羅道監
司進康津縣鱗島所得青琅玕○以權氏鄭氏洪氏並爲承徽成念租
爲司憲掌令○下教刑曹曰官吏等將違犯條令者論決之際率多
差錯其顯然謬誤者如一日闕仕官吏依大明律無故不朝參公座條以
一日答一十論其晚仕及早罷官吏則依仰仕四罷之法以違令答五十
論此則全闕仕者罪輕而晚仕早罷者反重矣又如通計前罪以充後
數及已經訊杖答罪准減答數之法已立而至其照律之際答一二十
之罪不行准減官吏及杖已上之罪不行通計官吏等並不計所入之

數槩以違令論罪是則當輕而或重當重而或輕科罪失當矣元罪杖七十失入杖一百者減三等則無罪元罪杖一百失出笞五十者減五等則無罪此等重罪出入者尚且無罪而上項笞一二十罪差錯論斷者獨蒙違令之罪尤爲失當自今特以教旨不從論罪外其餘違犯條令者一依律文施行○庚辰受朝參日本井大郎兵衛宗上總守等五人來獻土宜回賜正布五十八匹○輪對經筵○禮曹啓誕日受王世子朝賀儀衛前二日禮曹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忠扈衛設王世子次於勤政殿門外道東近北西向又於東宮門外設宮官次如式有司設殿下坐於勤政殿北壁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典樂展軒懸於殿庭近南北向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其日司僕陳輿輦及馬于庭與儀設王世子位於殿庭道東北向設殿上典儀位於殿上東階之東西向階下典儀致詞官位於懸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贊一人於懸之西北東向奉禮郎設宮官位於東宮門外如常宮官依時刻俱集於次各服其服仗衛陳設如常鼓初嚴兵曹勒諸衛列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左中護贊請中嚴宮官各就位右中護負印如式侍衛之官俱詣閣奉迎鼓二嚴左中

護白外辦 王世子服朝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左中護引就勤政

門外次坐判通禮啓請中嚴 殿下出思政殿服遠遊冠絳紗袍典樂

率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

奉寶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帥致詞官通贊先入就位奉禮郎引群

官三品以下次入就位僉知通禮白 王世子出次西向立諸衛率左中護及近

侍者量人從入判通禮啓外辦中禁傳嚴 殿下升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儀

殿下將出仗動協律郎俛伏舉麾工鼓祝奏隆安之樂 殿下升座

爐烟升尚瑞官奉寶置於座前有案如常協律郎偃麾戛鼓樂止僉知通

禮引 王世子入就位立定諸衛率左中護以下從入跪典儀曰四拜

通贊傳贊 王世子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升自

西階進當 殿下座前北向跪通贊贊跪 王世子跪致詞官賀稱

王世子臣其茲遇 殿下訖降之辰敬祝千千歲壽賀訖俯伏興通贊

贊俯伏興四拜興平身 王世子俯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

官還本位通贊贊鞠躬四拜興平身 王世子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

樂止僉知通禮引出 王世子既出宗室及文武群官入朝賀如別儀

受群臣朝賀儀前二日禮曹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有司設 殿

下座於殿北辟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典樂展軒懸於殿庭

近南北向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其日司僕寺陳輿

輦及馬于庭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殿庭道東宗室及武官一品

以下位於道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宗室每品班頭別設位大君特設位於正

之前品監察二位於文武班後北向殿上典儀位於殿上東階之東西向

判通禮階下典儀讀箋官致詞官位於懸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俱

西向通贊一人於懸之西北東向奉禮郎設門外位於弘禮門內文官

於道東宗室及武官於道西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鼓初嚴兵曹勒

諸衛列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宗室及文武群官俱集朝房各

服朝服有司設箋案及方物案於殿階上箋案在中央物案分左右並如儀禮曹正

郎朝服以龍亭奉諸道箋鼓樂前導由西門入諸道奉箋負朝服夾侍至勤政門

止令史錄公服對舉箋函正郎引升自西階置于案上諸道使人各執

方物由東西門入分置案上鼓二嚴宗室及文武群官皆就門外位判

通禮啓請中嚴 殿下出思政殿服遠遊冠絳紗袍有司陳繖扇侍衛

如常儀近臣及執事官近臣如代言及備身上護軍扶策大護軍史官之類執事官如判通禮典儀讀箋官致詞官通

贊類祭先行四拜禮如常儀典樂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

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帥讀

箋官致詞官通贊先就位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及諸道奉箋負

等應先置者入就位奉箋負各就本品之末判通禮啟外辦中禁傳嚴殿下升

輿以出繳扇侍衛如常儀殿下將出仗動協律郎俛伏舉麾興工鼓

祝奏隆安之樂殿下升座爐烟升尚瑞官奉寶置於座前有案如常協

律郎偃麾王世子來朝則王世子朝啟樂止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品以上以次入就位

舒安之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升自西階進當殿下座前北

向跪通贊贊跪群臣皆跪致詞官賀稱議政具官臣某等茲遇主上

殿下誕降之辰敬祝千千歲壽賀訖俯伏興通贊贊俯伏興四拜興平

身群官皆俯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還本位通贊贊跪搯

笏三叩頭千歲千歲千千歲出笏俯伏興四拜興平身群官皆跪搯笏三

叩頭呼千歲千歲千千歲出笏俯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執事者

二人對舉箋案由西門入置於殿下座前讀箋官升自西階進詣

箋案南北向跪執事者取最高官箋文對展讀箋官讀訖俯伏還本位執

事者徹箋案置於寶案之南各還本位階下典儀進詣殿階上北向跪

事者徹箋案置於寶案之南各還本位階下典儀進詣殿階上北向跪

啓諸道禮物請付有司俯伏興還本位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品
以上出判通禮進當 殿下降座升輿還內繖扇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
伏舉麾興樂作 殿下降座升輿還內繖扇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
協律郎偃麾樂止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以次出從之○辛巳受
常參視事輪對經筵○春秋館撰進 太宗實錄九三十六卷○司直
朴芽生上書曰三代而上文與武爲一而股肱大臣入則爲相出則爲
將其理天下也純然不雜三代而下文武並興而治國則策儒臣治軍
則策武臣以安天下其來尚矣若然則崇文廢武未可也修武廢文亦
未可也是故文武之理不可守一孔子繼往聖開來學垂法萬世自古
迄今天下諸國立文廟以祭享之呂望武侯之材拯民於塗炭之中躋
民於仁壽之域足以拔亂反正其功赫然而且傳秘書於後世故古之
聖君建武廟以祭享之及乎後世但事崇文因而廢之不可謂盡文武
之道也我 太宗大王天縱聖憲即位不數年而萬事乃理始設武科
取人之法崇文修武之道盡矣設科取士之法至矣臣幸得武廟圖以
進願今彼司設武廟於訓練觀之北并移廡所令武舉之徒參祭文武
之道備矣 命下詳定所又今集賢殿參考古制 上覽司馬溫公議

曰文武非二致也若別立武成王廟其不經甚矣詳定所提調孟思誠許
稠鄭招等議曰自古建文廟以祀孔子者非爲專文乃以天縱之聖垂
訓萬世爲百王之師故也今若別立武廟則是孔子專文太公專武而
非文武一體之道也况本朝當試武科之時并試經書則非以文武爲
二也且建武廟之非温公已嘗著論今何更議 上然之○本宮人李
天富告前判牧事金士清所 建元陵木修葺田莊命刑曹義禁府官
吏審視之實非陵木也 傳旨承政院金士清之事初告者傳聞於士
清家奴事涉奴婢告主且未的知爲陵木置而勿論若何知申事安崇
善代言金宗瑞南智宋仁山李兢等曰此事非奴婢直訴於官且義禁
府時未得情而事干網常不可寬貸待本府畢推區處爲可 上曰奴
婢陰嫉他人告主者論罪之法其考古書以啓○兵曹啓杖劍習學只
定防牌十名令諸人傳曉實爲不足請擇防牌隊長隊副壯實者加定
四十名於冬夏慣習其自願閑散者并許隸習從之○壬午幸慕華
館觀軍士擊毬騎射騎槍射毛毬或令兩人各持皮頭槍走馬相逼左
右衝擊或並驅相衝或募力士五人使之角力賞賜有差○咸吉道都
節制使報闕兒看兀狄哈虜鏡城郡採進獻海萊軍八人而去○癸未

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務停務開之法政府六曹擬議或以三月九月初或以二月七月紛紜不一上命以春秋分爲限○禮曹啓一遣子弟入學鄭淵吳陞等皆以爲可沈道源崔士康等以爲仍舊使益講明爲便申商李孟昉權軫孟思誠等以爲訪問自願者然後請之一遣子弟遼東都司學習許稠以爲若遣遼東則經書學習之餘兼習吏文若漢語則不學而自能矣如此則雖未作明師猶可爲老吏雖未作老吏猶可爲能言通事一請明儒俾爲師範一請儒吏兼通者俾爲師範鄭招鄭欽之李明德安純等皆以爲可上曰事重難行姑停之○傳旨兵曹自今雖公處所用勿令伐取白岫山石已伐取者亦勿輸下○刑曹據典獄署呈啓囚人患病者京居有扶護者則買藥救療貧寒無扶護則朝夕供饋尚且難繼請依東西活人院例貧寒無扶護者則令惠民局給藥救療從之其他病囚亦依此例○戶曹啓今因平安道都節制使所啓命下本曹與政府諸曹同議一義州道各官人物於辛卯壬寅癸卯年間因歉流移黃海道公邊各官者爲先推刷從自願還本條參判崔士康判書鄭招李明德參贊李孟昉等皆以爲可判書鄭欽之安純權軫贊成許稠右議政孟思誠等以爲待秋成推刷還本判書申

商以爲康翎新鎮外流移者還本一寧邊府本巨鎮而民戶僅九百餘戶於海邊永柔甌山咸從江西龍岡三和平壤等官推刷不事農業閑役者於人物稀踈義州路邊各官及寧邊府許從自願入接條士康招欽之明德商純軫孟昶稠思誠等皆曰不可從思誠等議○甲申受常參輪對經筵講理宗三年蒙古帝戰攻殺人白骨被野乃曰自古帝王混一之盛未有若大元然歷年不過百歲者以其殺人多也○上曰前代帝王無不親見先王實錄者然 太宗不見 太祖實錄是時河崙等云見之爲可卞季良云不見爲可 太宗從季良之議 太宗實錄春秋館今已畢撰予欲見之何如右議政孟思誠提學尹淮同知摠制申穡等曰今所撰實錄皆載嘉言善政無所更改况我 殿下其有更改之乎 殿下若見之則後世之主必效而更改之史官亦疑君上之見必不盡記其事何以傳信於將來 上曰然○乙酉受朝參視事判府事崔閔德啓臣以巡察使行至清風郡見蠶室公桑不過二百餘株而亦不茂盛必取民家之桑以食之矣蠶室之設欲民取法以興養蠶也不先種公桑取民桑以養之實爲未便宜待公桑長盛使之養蠶上曰曾有採取民桑之禁守令何不奉行乎本國餘力不瞻不能植桑

養蠶今者國家昇平故議設此法而又有此弊誠爲不可閔德曰雖有其禁公桑不盛將何以養之不得不取民家之桑矣況守令爭務多進絲繭誰能禁之上曰已知之矣遂傳旨忠清道監司曰蠶室養蠶時毋取民家桑葉已有禁令今聞道內清風郡於養蠶時或採民家桑葉自今嚴加糾察○傳旨獄囚無扶護者官給衣糧疾病者官劑藥餌救護累下教旨而獄死者比比有之是必官吏等不用心奉行也自今京中憲司外方監司申明考察○丙戌遣內史嚴自治于春川從水路賫海青以來仍諭府使曰蒿工水手勿用農民皆以官奴給料送之○御慶會樓北觀宗親射又令力士安思義等角力賜物有差○兵曹啓軍士不習弄槍甚爲不可內禁衛別侍衛甲士內弄槍試取入格者每日聚訓鍊觀令都鎮撫成達生上將金加勿管掌擇能槍者四十人傳曉諸人從之○丁亥進獻使通事俞宗秀回自京師啓 帝准遼東所奏令就本國買牛一萬隻每牛絹一匹布四匹○上未寧政府六曹問安○上令左代言金宗瑞議諸大臣曰今告金士清 陵木所取之事者家內所使訴良奴海心也將以奴告主勿受獨決奴告主之罪歟且此奴等時雖使用今方訴良非他使用奴子例也將受理而處決歟右議

政孟思誠吏曹判書權軫贊成許稠參贊吳陞禮曹判書申商參贊李孟昉兵曹判書李明德刑曹判書鄭欽之工曹判書鄭招兵曹參判崔士康禮曹參判沈道源刑曹參判朴葵等以爲訴良有二焉其一本稱良人者今欲從賤則未受從賤文契之前猶是良人其一已曾爲賤供役者今欲從良則未受從良文契之前猶是賤人海心等今雖訴良猶未受從良之文論以奴主正合事理况海心再經從賤兄弟親族皆就家內供役而已獨亡匿陰誅他人告其本主過惡宜勿受以奴告主論吏曹參判鄭淵工曹參判朴信生等以爲初告者非是奴子且海心等時方訴良既已受理宜令畢推命從思誠等議又曰本朝牛隻甚少今遼東奏准易換之牛將以未得充數奏之乎且牛隻雄少雌多將相半以備乎多備雌牛以換乎思誠以爲宜將元額雄牛進三分之一其餘用雌牛軫稠等以爲先以雄牛三分之一進之然後奏請減數從思誠議○戊子置進獻色以易換牛隻也○命告訴本主奴海心婢督申義等外非奴僕者悉放之○命囚健元陵直等于義禁府以不能禁代陵木也○己丑孟思誠許稠吳陞李孟昉等啓遼東准請牛隻貿易之文通事俞宗秀初請於遼東鎮撫王永永辭以時未頒降宗秀固請永

不得已傳寫與之仍言毋世今本國不待勅諭先設進獻色倘使臣來問則何以對之且已備充數而使臣來到輒進則彼不知本國難備必謂易辦頻見點退則其弊不覺請姑停進獻色待使臣來布置未晚也上御思政殿命知申事安崇善曰前日政府六曹擬議之時間有奏請減數者而其奏文當以本國牛隻適罹群疾缺小難堪充數予不取也予向朝廷至誠事之至此一事乃以詐言奏請減數豈理也於是則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予所不為崇善曰天下古今之事不過邪正二字豈以邪道事上國乎雖有此議請勿聽從命崇善就政府擬議曰易換牛隻備辦事以米穀布貨貿易於民若何且使臣未到而預備乎待使臣來備之乎思議謂不可以米穀布貨貿易民間宜做進獻觀馬色例為之須當使臣未到之前分定各道預備可也程陞孟昉議謂宜做進獻觀馬色例施行待使臣來為之未晚稠又曰朝廷以布貨換本國民間牛則可矣若本國先以布米換於民間而朝廷所易之價則輸入於國實為未便崇善以啓上曰牛隻換易布置待使臣渡江之後姑停進獻色○義禁府啓金士清僧奴海心以奴告主當絞婢誓申義以雇工人告家長當杖一百流三千里上御思政殿命左代言金宗瑞曰

今此按律皆失其當昔張釋之言於漢文帝曰假使愚民取長陵一抔
土且何以加其法乎是則就切近處言也若士清雖實伐陵木乃邊傍
之木非取長陵一杯土之比也且前日本府提調與政府六曹同議曰
海心雖是訴良之奴然方役於士清家內而逃亡陰喚他人告主其未受
從良文契之前猶是士清之奴當以奴告主論予以奴主之分甚大令
勿受理仍令照律然其前日獻議未受從良文契之前猶是賤口以奴
告主論予以爲巧也以絞照律則不可也蓋主奴與君臣一也爲臣不
忠之念一萌便是謀叛即是不赦之罪爲奴者訴良之心一萌便是背
主亦是不赦之罪然而凡有訴良必皆受理者恐其冤抑莫伸也彼告
主之心自訴良之日而已發則訴良之罪有甚於今日之告主矣然至
再三尚且不論而受理况此奴既立訴良之地而告主乎况非親告乃
陰喚他人乎宜以陰喚人告主之罪比附於律若無正條則本國教旨
有部民親告守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陰喚告訴者杖一百徒三年之
法奴鎮部民雖未可以等論然陰喚告訴則大槩相似且海心乃訴良
奴非仰役奴子之比可將此意據教旨比附論斷海心則宜以杖一百
流三千里論申義亦是訴良婢塔也減海心一等以杖一百徒三年論

其論義禁府更照律以啓○傳旨留後司宮闕北階砌築以雜石使
臣黃巖見之曰此惜民力故也此言美矣今大平館御室是予暫歇之
所其北階砌勿用熟石皆用雜石以省民力○庚寅 上問和賣之米
所餘幾何代言等啓元數三千石和賣者已半矣右代言南智進委差
官監正安玖手本其辭曰不計錢文多少但從自願和賣人皆爭先換
之強有力者得之老弱者竟日不得一升米此法雖爲興用錢文而設
然寡婦弱疾者未受其惠是可憐也乞先書人數與錢數斟酌米數
或隔五六日貿易則強弱庶可均受矣 上曰代言司更布置以啓安崇
善金宗瑞尹粹李兢等曰以米四十石分二處一處男一處女男女別
行貿易則強弱均受矣南智曰先計人數或米一百石或百餘石隔五
六日七八日和賣宋仁山曰分二處米各四十石隔日和賣 上曰不
分男女只分三處每一處米各四十石或隔三四日或隔十餘日出其
不意和賣強弱均受矣自丙午年每月用軍資陳米一百石和賣常例
也今年三千石別例也○代言等啓會命臣等議問止渴之藥醫曰宜
先食治白雄雞黃雌雉羊肉皆能止渴而非難繼之物也雞兒則仁順
仁壽府內瞻禮賓寺輪日進之雉則今鷹牌逐日獲進羊則五六日進

一口 上曰何爲自奉如此鷄兒不可繼也雉則有進之者羊則本國不產之物尤不可食也代言等又啓羊多孳息且是藥用也請姑進口試其療治 上猶不許強之乃曰吾當試之然更待予命○辛卯詳定所啓今承下旨每年寒食三日早朝炊飯終日禁烟氣都提調右議政益思誠議云宜如下旨贊成許稠等議云失火無時且元史廉希憲傳曰不禁民之必犯此法雖立民家必犯刑獄滋多宜當風氣之日禁火都監分遣使令巡行各坊悉禁烟火下兵曹○壬辰受常參視事○御慶會樓北觀宗親射力士羊拍○進獻使判司僕寺事張友良回自京師○兵曹啓牛之於國其用甚大不於公處畜養孳息誠爲闕典請自今除納生穀草京畿各官外留守大都護府牧官授牒牛六首雄牛三首都護府知官牒牛四首雄牛二首縣令縣監牒牛二首雄牛一首養以國庫料豆孳息載之會計令司僕寺掌之命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在官在民孳息無異各官分養則喂養之際民必受弊宜訪各道可作牧場處換牛隻放養以充國用或聽民間貿易命依所啓仍命曹與司僕寺提調議訪牧場處今考去丁未年牧場革除京畿陽城縣槐台吉串水原府弘原串仁川郡龍流島無衣島南陽府仙甘彌島江華府

注文島黃海道海州睡鴨島忠清道唐津縣孟串泰安郡多利串監浦
縣津串及曾革成吉道安邊府押戎龍津縣反上四訥洪原縣馬郎耳
島北青府羅萬北島皆可放養又於慶尚全羅道訪得水草俱足可以
放牧處使之入牧其買牛隻則以各道魚鹽所出及各營公物貿易
從之○三軍都鎮撫啓鎮撫之任最爲緊急若是前銜必不勝任請並
以持行充差從之○義禁府啓金士清奴僧海心怨其主從賤婢督
申義亦怨奪妻并黜俱欲報復誣搆士清盜伐山陵松木陰族主人
李天富發告今按大明律凡奴婢告家長總麻以上親杖一百徒三年
誣告者絞雇工人告家長及家長之親者各減奴婢一等誣告者不減永樂
十八年九月日受教奴婢告主者勿受處絞婢督奴妻告主者亦勿受杖一
百流三千里然海心乃訴良之奴而囑他人發告申義亦不親告請依品
官吏民告訴守令若親告則杖一百流三千里陰嗾他人則杖一百徒
三年例海心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申義減流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其海心流罪則元是賤口依婦人贖徒例贖之從之○上曰予見
祭享儀注有云翼祖聖翼大王其上尊號再稱翼字何妃則但稱
祖妃何許稠對曰政丞河崙所定也臣亦以爲不可強之未得上曰

每號稱聖字何所據乎稠曰年久忘之矣 上曰更考古文 上又謂代
言等曰廟號封崇之事令集賢殿廣考古文以啓○癸巳受常察○禮
曹判書申商啓光化門外本無階砌各品官吏騎至門域下馬甚爲未
便且此門乃朝廷使臣出入之處不宜如此卑陋請伐石爲砌旁築外
圍又取磚石於江華煤島鋪設於內以嚴限隔 上曰今方農月豈可
用民力不允○禮曹據兵曹關啓五日朝參用小駕儀仗朔日朝賀用
大駕儀仗除輿輦馬匹 從之○甲午受常察視事○親傳朔祭香祝○
遣護軍趙深于白翎島刷出野牛○興福寺東南人家失火延燒八十四
戶命給失火人等米穀

世宗皇帝御製 卷五十一

世宗皇帝御製 卷五十一

世宗皇帝御製 卷五十一

世宗皇帝御製 卷五十一

世宗皇帝御製 卷五十一

世宗皇帝御製 卷五十一

世宗皇帝御製 卷五十一

世宗皇帝御製 卷五十一

世宗皇帝御製 卷五十一

世宗皇帝御製 卷五十一

庚辛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二

夏四月乙未朔 傳旨六曹今失火各戶一依丙午年例所取松木量
宜分給隊長隊副別軍螺匠武工自願下番者聽或限家舍造成間給
由諸色匠人之必須役使者并妻子給料○吏曹啓造紙所事煩而官
負書負各二請加設別坐一負書負則於鑄字所書負實差十五預差
九加設預差四許仕造紙所從之○兵曹啓謹按事林廣記荆楚紀云
去冬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節秦人呼寒食爲熟食日言
其不動烟火預辦熟食過節也齊人呼爲冷烟節又云禁烟節東京夢
華錄云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然則寒食禁火
之法有自來矣然或陰陽失時節序愆期風氣之動不必於其日而有
先後之差焉願自今宮禁外清明節前三日每早朝風定時許令炊熟
至其晝夜則一禁烟火京中則禁火都監郎廳分率五部官負巡行坊
里外方則各官守令各里正長各其掌內巡行考察從之○丙申傳
旨戶曹今失火各戶依丙午年例壯者人給米五斗弱者二斗○丁酉
代言及宗親政府六曹二品以上問安命知申事安崇善議于政府六
曹曰丙午火災之後因群臣獻議各坊民家開通道路故今此失火無

世宗實錄卷第五十二

死亡者城中閭閻接屋連牆一遇火災不能相救今晦日之火適有關門赴役防牌命遣救護又毀人家以救其火若不發遣防牌則救之無由自今量分民戶作爲一里廣開道路或鑿池或鑿井何如且民家雖以瓦蓋亦且連燒若民家少小作里高築垣牆則庶無延燒之患此事人必以爲有弊且力役倍於建都之初然此則一時之弊火災無窮之害也以此兩條擇其可者不拘年限造築何如 宗廟若無松木則實無火災矣今松木茂盛故前日之火慮或延及今今踈剔何如孟思誠等以爲作爲一里則民有移徙之弊且可移之地亦難雖作一里風亂則火焰隨風而至難以避之其鑿池則必因污下乃有水泉故可作池處稀少若鑿井則其法已行然亦或涸或深不得及時汲用爲今之計莫若於人家稠密之處少開道路築牆接其簷際滅沒掾端屋上內外厚塗泥土禁用柴籬鰥寡孤獨不能自辦者令漢城府禁火都監隨宜助之又加設別窰勿論僧俗加定人突官給衣糧燔瓦廣布貧者減半收價令漢城府有錢穀文書公家則四面欄牆廣四尺高十尺造築思誠等又曰 宗廟牆內松木尺量踈剔爲便 上曰此事至重不可輕易爲之予更詳量施行許稠啟禁火都監雖置提調官吏然皆數通事

不有終若行今日所議宜令提調及郎廳久任其事以責其效命吏曹
磨勘以啓○傳旨京畿監司昭悼君墓守護奴子三名復戶○己亥傳
旨刑曹試驗唐船監造官及提調等初不詳審置于高岸以造自去年
十月至今年三月勞民掘土不得流下所飾油灰又不堅牢以致彫落
其鞠以聞○傳旨吏曹自今禁火都監落點提調二使副使各二判官
二等常仕都監與實案提調布置司中諸事專掌考察以使副使判官
中二人久任其司之務○吏曹啓各司都目及取不授職者若已受祿
則詐稱父母之病辭職請自今稱親病辭職者必考其官陳省方許解
職若守令不自親審給陳省者移文所司論罪其辭職窠闕隨即填差
勿令廢事從之○庚子下教司憲府曰本朝風俗以四月八日爲佛生
辰燃燈觀戲行之已久頃者諫院陳弊請罷予以習俗之久未易遽革
重惟此習不可不革自今僧舍外中外燃燈一禁仍曰日期已迫愚民
或有不知而犯禁者來八日則姑禁京中不知而犯者勿罪外方自來
年禁之○成均生員吳欽老上書曰臣以下賤獲逢聖朝志學以來忠
孝爲期常念一日得入玉階方寸地以達平生之所蘊然亦不可得也
故徒抱赤心虛負所懷蓋有年于茲矣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德澤

覃濡黎民於變庶無可言者而獨可嘆息者守今之六期母喪之期年
是也臣謂守今親民之職其任至重不可不擇其人而尤不可不得其
中制也恭惟 太祖創業垂統開物成務而定守今三載之考立監司
黜陟之制裁之六典垂之無窮 太宗善繼善述尤意守今之重考限
之期仍其舊制黜陟之法稍損益之又載續典明示後來誠萬世不易
之中道也頃者更三載之制立六期之法以爲今日之長策其憂勤圖
治之心可謂至矣然一法立則一弊生故未幾弊甚朝野興嘆於是執
義臣金沱因民不堪具陳利害乃謂法不可輕改唯許四中者適臣愚
以爲法不可輕改云者王者受命欲行王道咸與惟新則必立新法以
一衆聽故雖當時之俗習於舊深安於古常不肯我惟新之法亦不輕
改而行之有常以示一代經久之典我朝 聖祖受命之始前朝弊法
一切剷除立經陳紀與民更始 太宗大王以聖繼聖潤色 太祖之
未遑綱張目舉規模悉備炳炳烺烺照映典冊在 殿下但當遵守
聖祖神宗之懿範耳奈何纔及繼世無有巨弊遽更 祖宗之美法而
有論思直諫者則曰法不可輕易也哉往者旣如彼丙午夏國家因旱
災求言中外庶士爭陳時弊而異罷守今之六期者不知其幾千此誠

殿下緣民情而旋即命罷之日也不此之斷仍下六曹擬議臣愚以爲
事理之嫌於可否而難斷者則必聽衆論然後斷之可也若可否判然
國人皆曰不可則何必又待二三大臣論議然後斷之哉傳曰衆人之
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而況衆人之諤諤者乎臣請原其弊而略陳之
夫民厭六期之久者以其弊我者多而利我者少也何則守令民之父
毋賢否混淆禍福不同受禍之久愁嘆至矣其弊一也守令之任賢者
惡之不肖者好之其惡之也故民未見其循吏之撫我其好之也故民
常見其俗吏之虐我俗吏之久哀怨極矣其弊二也始勤終怠人情之
常下車之日非不曰砥礪名節追其半也銳志衰矣而怠心起矣怠政
之久民甚苦之其弊三也若以賢否之混淆言之古者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今也世變既降人心不古黜陟之義雖法於古而黜陟之實
不古若也黜陟之不如古則在監司不明與不公耳蓋君子寬平簡重
常以撫民字物爲心而不事於干名釣譽獨守正而不阿故其施爲也
似迂闊而不快於人意監司則以爲昏迷而黜之小人便佞奸狡日以
傷民害物爲念而唯事於逢迎取貴每乘時而符望故其注措也似曉
暢而多合於世情監司則以爲循良而陟之是以民皆感德而思慕者

則退縮於山林人或心口交惡者則多列於郡縣豈非不明之致然歟
及其殿最雖知賢否之所在或經清要或連闕閱者則謂之賢名素著
強族盈朝雖非河南之治渤海之政必薦之於上列也或年未少壯或
門起寒微者則謂之將來無所望氣勢無所倚雖無赫赫之失顯顯之
過必貶於下科也是故貪污無恥苛急殘民者有時乎考滿而被召剛
明正直利澤施民者有時乎未滿而罷去此則不公之致然也監司之
殿最如此其倒置守令之賢否若是其混淆則民受其福不亦難乎三
年之期尚且苦之况六期之以乎議者曰誠如此言宜精選監司而任
之又何必改守令之以任乎殊不知世之監司雖自謂召伯人未見其
召伯之宣化雖自謂范滂人未見其范滂之澄清處當今之世非至明
與至公無以變當今之弊國家雖舉賢良擇任監司然其監司之至明
至公者幾何人哉議者又曰守令之賢否混淆則往往事覺而蹈憲綱
者非一故可以知也監司之不明不公則何以知其已然之迹乎臣愚
謂守令之不法者每現於在任之以而非發於下車之初則監司之不
褒者能久在其職乎是則監司之不明不公亦可以坐知之也以今日
之人心求其殿最之至當賢否之自別亦已難矣以官吏之好惡言之

守令均是王爵而世稱賢良者幸除守令則疾首而不悅窺辭以百端
必免而後已此無他不堪其久而深惡夫階進之遲也何者假令二人
才相若也職相等也其一人以奉訓之級陞爲六曹之正郎其一人亦
以奉訓出爲外方之守令彼正郎者雖無才德之出衆若其箇月之已
滿則以奉訓躡陞朝奉而爲大夫尋拜舍人則俄遷中訓而爲三品不
數年間官爵彌崇至於守令則五考居上然後加資爲奉直又五考居
上然後加資爲通善然此以常法言也若其十考之間或上或中而上
中間之則雖有六年之勤勞止於奉訓而皓首郎官而已其與前所謂
才職相同者大相遠矣以今士大夫汲汲之心安得而不厭守令之久
任乎故用事大臣之子婿出爲守令者十未能一二也其欲爲守令者
俗吏而已以守令之勤怠言之受命之日聞天語之丁寧感 聖上之
憂寄孰不欲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無停留差科不擾擬其並駕
於龔黃齊驅於召杜以體 聖上之憂哉然守令乃百職所萃心勞於簿
書之煩身困於使客之待以一身之孤待萬事之煩一日之處事倍於
京官之十日也日積而至於月月積而至於年年又積而至於六期則
中人以下之材寧不於此而不動其怠念乎是故雖號爲賢良者追過

一年則未嘗不嘆箇月之久於是銳志既倦廢其職事優游度日以待
適日而已况其下者乎或有人責之曰九重于土者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故
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
可乎則應之曰縱我如此部民無以告訴也如此則民之鬱抑其有伸
手下民之情其可達乎邵子曰寬民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臣之懇懇者
亦冀寬民一分而已矣自立六期之法臣嘗慨念反覆思之多見其弊
而未見其可也所可執言者唯法不可輕改一說耳民之哀鳴耳之目
之以爲吾君不允而不爭可乎此臣之所以寢興不寧而不敢嘿嘿也
且父母者子之天地也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父母
之道亦猶是也而不可以厚薄論也是故聖人制禮父母之喪自天子
至於庶人一以三年爲斷此古今天下之達禮也迄于周時特以家無二
尊之義父在而母沒則有壓尊期喪之制此雖禮經之所載殆是曲禮
而非經禮也然亦止於釋服而許心喪三年則非厚於父而薄於母也
乃者國家立壓尊期喪之制往往士大夫不思聖人立法之本意徒以
父重母輕爲意纔及期年去凶就吉飲酒食肉無異平昔以至無所不
爲而習以爲常禮俗之毀莫此爲甚徃歲丁未 殿下以仁孝之誠憂

世俗之薄更下明旨俾服暮喪者行心喪三年此即舜文之孝思而將以俗期於曾閔之行也然而事之所處有未盡焉者故心喪之令雖新於今日而心喪之實無異於前時豈不乖於聖上之憂哉其事之未盡則國家止聽心喪而許令從仕是也蓋人情因物有遷而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闕視廟社則思敬視管絃則思歡視衰麻則思哀固其理也聖人之制喪服止表其哀也故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以示孝子哀戚之無所不在也使居喪者服此服寢其苦朝夕不離於喪側則雖吳起之殘忍良心之天未嘗泯滅能無哀戚之情乎其不臨毋喪者以其從事於干戈戰陣之間故也世之服期喪者雖孝心不衰纔釋凶麻即加吉服仕宦于朝而身係於官或從於錢穀或事於刑獄從於錢穀則出納計畫藏其懷事於刑獄則敲扑誼器犯其慮加之以雜於紛華飲酒肆情義所不當無不爲已則心喪之意安在而悲哀之心何自而生乎徒不食肉而餘無所忌謂之心喪可乎臣雖至賤爲此惜也孔子曰舜好問而好察瀟言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伏望殿下回日昇之明廓乾剛之斷勿以小臣之言爲淺近不足取而上念祖宗下哀民生於守令則罷六朞之久還三載之制於母喪則

復三年之制除暮年之法以守先王之典以答下民之望則閭閻再活民德歸厚守成之治增光前烈而垂耀青史矣命留之○兵曹啓江原道淮陽府正軍洪仁奇等帶同居人口一百三十九牛馬并五十五流到廣津因把截阻當留住本處採得柴菜販賣市裏僅延朝夕之命據此叅詳淮陽府使及監司則仁奇等流移之迹已著而不行考察又不分置有田之處所過金城金化鐵原永平抱川等官則一百三十餘名舉家流移經行境內而不謹防護以致過行揚州府使則流民寓於寬內淹留數日而不能檢察賑卹請并推鞠其仁奇等及京中來住水軍朴仍邑金等一百四十五名悉皆還本勿令逃脫行糧則所經各官給以賑濟及至其道分置各官授以閑田使其安接從之○辛丑放權珣○工曹啓各官稱子斗升則各其長官平校分給而布帛尺體制則不會平校故京外尺度不一互有長短請令各官造竹尺上送令京市署校其市准尺度還送從之○司憲府啓通事金陟密賫藥物眞珠二兩赴京換得白礬鐵罪杖一百身充水軍又與遼東伴送人俞准密言書狀官則中朝御史故一行之事靡不考察囑付私貨自北京輸至遼東漏說國事罪斬通事張俊將陟之物分付迎逢軍又誣告軍人金俊

姜受陟物色罪杖七十徒一年半從重陟處斬俊杖七十徒一年半判
內贍寺事趙貫通事金玉振等回到遼東聞俞准受截陟之物色不啓
罪杖八十命依所啓貫以功臣之子只罷職○壬寅宗簿寺啓元尹德
生祿生多托故不赴宗學副元尹碩副正尹頌托故尤多命收德生祿
生丘史罷碩頌等職頌又稱墜馬不仕命醫診之詐也命收職牒○癸
卯視事○召政府六曹議曰錢幣歷代所寶本國自行錢幣以來民不
興行有司請嚴刑立禁使民興用予猶不允獻議者曰假之數年嘗見
其效姑從之適有天變因罷刑禁到于今日民不興用錢幣至賤予甚
憫焉然以刑禁導之則便不可也亦未可別立一切稅錢之法也予聞
中國所過關門必徵稅錢以廣用錢之路故民皆興用至如倭邦頑無
禮義然亦使民興行蓋必有其術矣而前此講論未精故未得興行之
術予欲以丙午年以前未償還上聽民自願納錢以廣錢路卿等以爲
如何 太祖以上分沁旁親於予爲七八寸矣非即位之君之後故不
在宗親之例且朝士嫌於宗室之親不以薦舉頗見沉滯未受官爵誠
可憐憫予欲使宗簿寺掌之簡選文武才幹以薦量才叙用何如俞議
以爲銅錢興用之條 上教允當旁親叙用則請稽古文施行○傳旨戶

曹甲辰年以上還上未納者許以銅錢代納依京市准差輕酌定以
納○工曹啓今審城中各戶失火延燒之狀緣草屋數多風亂日未易
及救除在前別窰仍舊外又設三別窰東北部一窰西南部一窰中部一
窰分隸燔瓦平均分給軍人則京畿慶尚道一窰留後司忠清黃海
道一窰平安全羅江原道一窰皆以僧徒每拉一窰抄送三百名并給
來往料役之燒木則京畿東西兩界外量分子各道每年農隙斫取雜
木令司宰監船水站船軍船輸之若其年軍資監造成斫木當次各道
各官則毋得并定其至貧者令都監及漢城府五部審其居計以禁山
松木量給造家之材瓦亦官給各道魚箭分爲三等分隸三窰自願備
木納窰者許令結箭冒各營利者論以教旨不從沒入謀利之物前此
瓦價過重貧者未易貿易今設三窰瓦價比舊減折其分給蓋瓦之際
受家主告狀令都監親審幾間然後給瓦仍督蓋覆其未造之家則造
成後更審間閣給之人家稠密處則稍加開廣道路每戶高築垣墻接
其簷際使椽端不露屋上內外厚塗泥土仍禁柴亂藩籬從之○兵曹
與軍器監提調等議啓別軍一千名各以差年多少和會依前例屬于
十六牌分爲四番輪次役使及其都目則以實仕多者六人許令去官

且以頭隊長副司正去官者及每政隊長隊副作散者勿拘一千之數
道即錄名移文軍器監年壯者分屬別軍年滿五十者依舊例別作老
牌四仲月親着如有緩急則亦令供役如此則非唯別軍均蒙都目軍
丁亦不脫漏從之○兵曹啓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言宜抄吉州不
付軍籍今現人丁定爲慶源龍城留防軍其已曾赴防咸興以南各官
軍丁減除命下本曹與政府諸曹三軍都鎮撫同議許稠申商崔閔德
等謂以吉州一邑觀之則鏡城以南各官新來人物之多可知非獨吉
州北青以北各官新來人物待秋冬並皆推剗定爲留防軍其曾定咸
興以南留防軍減除從之○刑曹啓瑞興囚強盜古音龍請依律處斬
從之○刑曹啓倭人金亡乃以教禁銅錢十一貫及縣紬十五匹囑倭
如豆多知賫去其國請杖亡乃一百沒入錢文從之○甲辰命停詆日
賀禮議政府進鞍馬及表裏諸道進箋進方物禪教宗僧亦進賀箋○
上謂代言等曰今設三窰分屬五部則曾設別窰將焉置之知申事安
崇善啓曰今設三窰爲平民也兩班儻遇火災則亦可憐憫別窰仍舊
令有財者自願貿易則貴賤皆得蓋瓦矣 上曰別窰曾罷至丙午年
火災爲民復設并今設三窰燔瓦給民則無乃爲之者衆而民皆受瓦

平其議以啓 上曰曾設別窰赴役僧行糧官給歟私備歟崇善曰赴役則官給其食往還則自備矣 上曰給往還之糧何如崇善曰九百餘僧何能盡給宜只給還歸之糧左代言金宗瑞同副代言李兢曰船軍耕食者也猶且給料僧徒宜給往還之料左副代言尹粹右副代言宋仁山曰非一二月之役不可給也 上曰僧徒本隨門乞食以生常以糴粥爲命况赴役往來之時乎前朝之季因事佛尚饋百萬僧徒况此僧皆勞役之後宜給往還之糧其令工曹并錄以啓○兵曹據咸吉道都節制使報啓本年三月鏡城郡十二人因採進獻海菜就古慶源地下陸嫌進兀狄哈虜金仲彥金吉三金貴生金乙巳李升吉禹龍夫金得蕞方衆伊等八人行至海口宿焉仲彥首謀乘夜制挺打殺兀狄哈六名餘二人垂死復蘇而走仲彥等嘯聲相應七人皆會禹龍夫則相失未等七人登山行七晝夜到不知名地面忽有兀狄哈二人追至射殺得萬衆伊等二人仲彥等五人來至兀狄哈豆稱介幕豆稱介欣然供饋令其孫古乙道介護送慶源 上曰死人復戶致賻賞首謀什彥餘四人分其功勞以啓○乙巳月暈○漢城府啓水口門外草幕明火賊擊殺僧一名又傷二名盡取財物命刑曹義禁漢城府搜捕仍命

左代言金宗瑞同義禁府提調推問強盜之狀令鎮撫三人各率防牌
十名捕之命戶曹給被傷僧料仍賜藥餌又令兵曹大索○戶曹啓請
臺監察數少事多有滯請奉禮十五人內十人依舊差下革兼奉禮五
人移於監察從之○吏曹啓宣德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本曹啓目踏驗
官等監司分其等第啓聞量才叙用已曾立法然內侍茶房別侍衛三
軍錄事律學習筭苟甲士等數多成衆官難以盡叙請依兵曹春秋都
試給到例上等則給到一百五中等則給到一百從之○吏曹啓濟
州人醫業不精三邑病人未易救療又教諭周年之後無故迺差非徒
海外往還弊受職三四朔後赴任七八朔內教訓之任難以責成乞
依守令教授官例滿三十箇月方許迺差安撫使考其生徒教訓功課
及病人救療之數褒貶能者京職叙用馬醫方亦別教誨檢律適期及
律文教誨亦依教諭例施行從之○丙午傳旨司憲府明火賊殺人之事漢
城府官吏遲緩啓達其覈以聞○傳旨義禁府兵曹直宿佐郎李伯黔
聞明火賊殺人之事不即啓達佐郎朴洽聽伯黔賊人推考之言不即
啓課其日三更巡官到水口門聞明火賊殺傷人之故亦不啓達其悉
推鞠○命贊成許稠大司憲申槩左司諫金中坤同義禁府提調及

代言推覈明火賊○義禁府啓今明火賊請於五部各里及城外各戶
悉令捕告有能現告者將犯人家產計給緜布百匹如其不實亦不加
罪知而不告後現者按律科罪從之○吏曹啓今加設三別察提調各一
別坐各二以三四五六品爲別監戶曹判書工曹判書及禁火都監落
點提調糾察從之○藝文館提學尹淮同知摠制申穡等啓表箋文字
常大切務我朝初學之士專業疑義論策不知對偶聲律之文及至
老大骨骼既成不知下字之法前朝取士之制雖不可取然試以八角古
賦故人人自幼興起對偶之風文章華國之士輩出竊見今日初場試
四書疑中場試論舉子多不致力一人成篇諸輩効之似違國家作成
之義臣等切望於初場之疑代以八角中場之論代以古賦庶幾開趨
向之路期後日之効命下禮曹與詳定所同議以啓○丁未傳旨承政
院蠶桑古人所重衍禧宮所養蚕種尚少景福昌德兩宮之內所植桑
葉徒自茂翳無所採用自明年加備蠶種分養于兩處○戊申義禁
府啓兵曹佐郎朴洽以明火賊狀告于堂上堂上云有主堂刑曹在亦不啓
遂下判書李明德參判崔士康參議金尚直等于義禁府鞠之義禁
府具請明德等罪命勿論○盈德安東寧海眞寶等官地震○前知利

川縣事金甦嘗赴利川以本官加彌之事請於讓寧大君禔又以興販
人草免防納之事被劾憲司恐其得罪請於讓寧使之寬宥代言司再
請推劾不允知申事安崇善右代言南智等啓 太宗放禔于外禁不
得往來如有欲圖後功阿附交結者大懲鑑後其慮深矣今 殿下以
友愛之小情忘 宗社之大義甚非保全讓寧之計也乞囚甦推鞠以
戒後來 上曰姑囚于義禁府義禁府啓求請加彌及窺免憲劾等
事甦皆不服 上曰今此二條勿問但與讓寧奴云吾不得久在此官其
志在於救援罪固不小推此照律以啓崇善等啓甦於讓寧出入之時
備酒饌供饋於道有違宣旨罪亦不細請并推鞠不允崇善等再請曰
今不罪甦後之爲守者亦效兩行之 上曰彼敬君之兄故如是耳勿
問義禁府啓甦以禁人交通之任非惟不禁反欲窺免已罪綢繆請托
請依律杖一百徒三年命杖一百○己酉命贊成許稠等疎剔 宗
廟松木○庚戌賜全羅道監司表裏一套以曾進青琅玕也賜得者四
人米豆有差○義禁府啓李伯黔朴洽聞水口門差備近仗來告明火
賊事不轉告罪各杖七十文敏以巡護軍不親到門因此不聞強盜事
答四十甲士鄭春義俞養直巡至水口門聞有強盜不告護軍罪各杖

八十依允○辛亥政府六曹詰闕問安○壬子光化門成○癸丑左代
言金宗瑞啓義禁府鞠明火賊贓物時未現於是義禁府啓強盜等贓
物受藏者畏罪不告其或見聞者憚其對辨亦不現告請令漢城府徧
諭五部及城底十里贓物藏置者及見聞者首告則良人賞職工商賤
隸賞緜布五十匹并免其罪聞見來告者所告雖不實亦不論罪從之
○有男子亡吾之朴萬等六人各擔包裹之物會迎曙驛亭管領率里
人捕之止獲兩人餘四人登香林寺山未及捕獲止奪其物有伐兒覬
草幕僧等被奪贓物縛致漢城府轄啓囚義禁府仍命兵曹升曹漢城
府義禁府三軍鎮撫等各率所部人捕之義禁府啓今推所捕兩人情
狀稍著贓物亦現兩人又曰同黨在木覓即命戶曹正郎金倅及連累
各人但留獮正犯者六人把截四面城門禁其出入先是以金倅家奴
莫山豆之等爲明火賊見捕拷訊一次無贓物又逮捕倅奴夫存鞠之
乃請徑庇夫存囚倅拷訊二次拷訊奴婢者凡十餘人皆不服又拷朴
延乃出贓物又壓膝延乃曰吾與豆之莫山彌廢伊夫存徐仲等作賊
分贓拷豆之彌廢伊皆服壓膝徐仲夫存不服○司憲府啓金昺聽趙
慕草芑代納之請請杖一百慕請昺代納草芑請並治罪命昺曾以他

罪受杖一百慕功臣之子並勿論○甲寅持平南簡啓趙慕請於金鉅代納草菴實故犯也請依律科罪且鉅之罪劾問未盡請更推鞠 上議諸承政院曰趙慕之請在教旨前而已備草菴矣教旨之後鉅雖知禁防急迫難辦故不獲已強請慕之奴以納則其罪輕矣若以謀利之心知非故納則罪固大矣知申事安崇善等曰教旨則年前十二月二十日草菴事發則其月二十三日慕之代納則閏十二月初三日其草菴雖已約慕備辦然有教旨則自備納之可也豈可以急遽難辦而強請納之乎 上曰鉅則已斷罪慕則教旨前已約事也且是功臣嫡長子可加罪簡再啓曰慕雖功臣之子罪固不小若曰難以按律科罪則豈無差減科斷之法乎且鉅之於讓寧綢繆潛請窺免已罪非一朝率爾請也防微杜漸不可不慮當究問科罪 上曰若慕者收其職牒則有違保全功臣之後之義付處于外則時方在喪闕於奉祀若於鉅更鞠其實則事干讓寧必並劾問以如此事豈可劾問於讓寧乎勿推可也簡又啓古人云立法非難行法為難立法之意期行於萬世也立法於十二月而犯法於閏十二月若貸首犯者則於立法傳以之意何如慕之罪不可赦也且 太宗若曰私通讓寧者當加極刑則鉅之

交結讓寧密請免罪不可貸也若曰事干讓寧不可詰問則眚於分給
還上之日謂讓寧奴曰吾不得久任於此又路謁讓寧曰請加官彌於
此兩處必有聞之者亦有傳說者雖不問諸讓寧必有可問者眚之罪
宜更推鞠 上曰爾言是矣然今已斷罪勿復言○義禁府啓鎮撫李
士信等所捕賊人四名雖非伐兒峴草幕之賊乃黨於刑曹所囚他賊
晝則棲隱山谷夜則相聚為盜者也其黨頗多承政院啓若刑曹漢城府
則職任煩劇宜命選治事從之仍傳曰更令前去軍士窮捕賊黨○傳
旨義禁府今見囚賊人無親族扶護者官辦供饋勿令飢餓○兵曹
啓伐兒峴草幕明火賊黨等請令三軍鎮撫率內禁別侍衛甲士防牌
別軍侍衛牌等於都城內外及院館山房寨里幽僻處分運搜探如遇
荒唐壯男及丐乞人拿付義禁府鞠之從之○乙卯司憲府上疏曰伏
覩 大宗大王教旨若曰讓寧若得得罪 宗社子不獲已放置于外
思欲保全姦詐之徒隱密來往搆豐生變不得保全自今雖族親非承
傳旨者不得交通違者大懲鑑後其防微杜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金
暉違犯邦憲患其失職思欲苟免托言權差來往之弊以請行公之命又
因視奴以圖救援之計豈無平日交好之情而至於此乎必有比附請托

之語然則眈非特有乖於禁防之任阿意順旨搖尾乞憐將無所不至矣且權差之弊禔安得而知之儻曰非眈之所爲必有往來言之者是亦交通之徒也利川加誦之言必有從傍聽之者不得以居之言亦有傳言之提奴在焉伏望更下攸司將眈及隨從與聞之輩推現決正卞之於早以副 太宗保禔之至意又曰臣等將趙慕不廉之實具辭以聞 殿下特以功臣之後寬之臣等竊聞從政有經令行爲先是故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然後政令有所行而民無所犯矣貢物代納之禁曾有著令慕本無才德承藉父蔭官至二品臧獲土田不爲不周宜砥礪名節以報 聖恩之萬一因緣金眈竊民膏血專事殖貨此即乘時徼利市井之徒也固宜抵罪又於年前特降教旨嚴加申明 天語深切炳如日星慕見利忘義略無畏忌冒死代納其慢法已甚矣縱釋不論則 殿下美法之不行將自慕始伏望 殿下斷以公義如教施行以懲不廉 上覽疏謂承政院曰金眈所犯不可復論趙慕之罪予將允許將收其職牒乎將放之于外乎知申事安崇善左副代言尹粹等謂宜收職牒右代言南智右副代言宋仁山等謂宜付處于外 上曰慕方持服其考居喪犯罪者處決之例以啓崇善等

曰居喪犯罪者干犯十惡外依律收贖募乃功臣之子不可決罪其付處之例罪雖不同黃象曾居喪犯罪放居于外 上曰當更商量以處持平南簡啓曰利川本縣監也持以讜寧放兩故差知縣事所以崇其位勢而鎮服姦徒也 昺既不能自處以正其能禁人之私通乎太宗遺訓昭如日星不可違也乞依教科斷 上曰昺不可加罪簡又啓曰此太宗遺教非 殿下所得而進退也違 太宗之教臣心慊焉猶不見○義禁府啓明火賊亡吾之朴萬等贓物已現請放金僮奴夫存豆之朴延爾麼伊婢夫徐仲莫山等六名從之○司憲府啓前內贍注簿朴禱嘗爲交河縣監部民金可像言禱濫用魚鹽船稅及官中草亂又役日守官奴水運材木以造農莊本府劾問禱不承服又以官家屯田贈于諱政黃喜及母金氏必有其情請收職牒拷訊究治從之○丙辰持平南簡更請金昺趙慕之罪 上曰昺之罪不可復論慕則昨見疏請心以爲然然更思之若收職牒則大過付處于外則慕方持服無主祭者且初教旨之時豈欲並罪其教前犯法者乎今慕之事在教旨前不可抵罪簡又啓慕之事雖在教旨前然教旨前亦有禁也不得無罪况其始謀在教旨前而成事在教旨後人臣見如此教旨則宜惕然悔

過即改前日之非慕於教旨後慢法敢行以遂其欲不可以教旨前事
例論也慕非獨子豈無主祭者且金雙取招之後非不知其不可知其
不可而敢行無忘其姦詐甚矣不可不懲况教旨有曰不復叙用今只
收職牒何謂大過暵之事非獨暵之一身舉邑之人皆附讓寧雖不鞠
問其迹已現况 太宗既以禔付諸國人乎願賜俞允 上曰暵不可復
論慕之事非是不孝也在喪哀戚之人豈可付處簡又固請 上謂代
言等曰慕不可復論慕之罪予將允之遂付處于白川○傳旨承政院
捕賊軍士曠日持火賊黨潰散勢不復獲召還若何安崇善等曰賊黨
散棲山谷累日不食則當從人戶乞食請留待明日捕之若城門把截
則可罷 從之○遣人往察軍士捕賊勤慢遂下領軍鎮撫大護軍安
九經判事金希鏡等于義禁府○南原王果等官隕霜禾或枯槁有改
播種者○丁巳命放捕賊軍士○司憲府上疏曰謹具金暵附禔事由
以聞 殿下第以因心友愛之情恐或辭連於禔不即 俞允可謂至
矣然 太宗恭定大王下教本府丁寧告諭語意懇至臣等俱以不才
承乏冒進緘默不言是負 太宗之教而厥罪惟均此臣等所以至再
至三敢瀆 天聰也臣等竊謂舜之封象輕一身也周公之誅管蔡重

宗社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此聖人處人倫之大經大法也禊得罪宗社雖或辭連非 殿下所得以私也况治交通之群小乎昔漢淮南王長為不道文帝不早禁防終不遂其友愛亦可鑑也 眚之附禊情狀已著 太宗之教如此其至縱釋不治可乎伏望 殿下一依臣等前日之疏更下攸司參考窮詰明正科罪 宗社幸甚 上曰爾言然矣然 眚之受罪已足不可加罪持平南簡啓曰 太宗遺教昭然非殿下所得私擅也且其間附禊者非一 眚也不可不明正其罪也右司諫金 顧等上疏曰刑罰當罪則為惡者知所懼罪重罰輕則為惡者無所懲今金 眚得宰利川敢以私事干請讓寧大君禊欲濟已愆此誠國家不赦之大罪也且所犯之罪非一特從末減只杖一百臣等竊憾焉此而不罪為惡者何所懲乎伏望乞依憲府所申鞠問所犯置之於法以懲後來 上曰 眚之受罪已極不可更加簡與獻納安修已等啓曰 眚已受之罪豈稱於元罪乎 眚以考察之任非惟不能考察亦且先行交附首犯禁章不可不明正其罪也 上曰義禁府所上照律不以交通論斷大臣按律豈不如爾等之所見乎更問其罪不可也簡與修已又啓前日義禁府不以交通照律者 眚之所犯三事而二事則專不推

劾其已推一事今未盡劾實故耳若盡推三事則必不以此律按之今
殿下以如此之大罪更令勿推則萬世之下不遵 太宗遺教之漸自
此始矣臣等職在攸司祇受 太宗遺教焉可得已乎茲用固請請賜
俞允 上曰爾等之言然矣暉之罪不可加也○戊午政府六曹問安仍啟
上體未盡平復請停廣孝殿朔祭 上曰予病已差亦欲親 祭獻陵
但道路稍阻故停之廣孝殿朔祭予必親行○賜金仲彥等六人縣布
各十五匹仲彥除土職○右正言崔脩請金暉阿附讓寧之罪不允○
西部管領捕明火賊黨於勿囚義禁府○已未引見左代言金宗瑞于
思政殿問義禁府推鞠明火賊之狀曰本府提調及委官三省皆素稱
能折獄者也而前日金徑與其奴夫存等枉被捶楚以傷肌體解事官
更合議鞠問刑罰之誤尚且如此外方守令獨任州縣各以已私枉加
笞杖者必多有之思之至此深用惻怛○遣藝文檢閱金文起奉安
太祖 恭靖 太宗實錄于忠州史庫○司諫院上疏曰金暉身為奉
法之吏雖儉小之輩尚且為之防閑使出入有時嚴其禁令乃其職也
不此之顧反以已愆綢繆于請是於 太宗遺教何如亦於 宗社大
計何如今不鞠問置之於法則後日不逞之徒欲濟已私不畏邦憲為

惡之漸自此而萌矣伏望 殿下特從前章之請將金暉所犯之罪更
下攸司問其情由明正其罪以戒後來 上曰不可加罪也屬納安修
已啓曰暉非泛然之人乃執法官吏也及自犯法只杖一百金暉之心
曷有懲懼且傍人之聞見者謂雖交結讓寧別無大責爭相效尤接
踵犯法矣請加罪以塞其源 上曰罪已足矣不可加也○執義李堅
基掌令鄭甲孫成念祖持平許詡南簡等啓曰金暉私通讓寧情迹已
著其間必群小往來通言者釋此不鞫潛隱相通者其能禁斷乎 上曰
已杖一百不可加罪也堅基啓曰暉非無知者也而干冒邦憲此而不
懲儉小之待私相交結者相繼而起矣况 太宗遺教臣等固不能自
廢 殿下亦不可不允也甲孫亦曰臣等非但以暉之罪爲不足而更
請之也今觀形迹干涉者必多不得不推 上曰其不得久居之言與
加彌之請豈暉之所言乎其間愚惑吏輩不知而妄作勿論可也甲孫
曰鄉吏之私通者亦可痛懲也詡曰群小私通之跡稍著而未知爲誰
想必非但吏輩也堅基又啓曰 太宗下教本府堅禁私通其保全讓
寧之計至深遠矣然且違教私通而抵罪者非一今不加罪從此效尤
者多矣抑不遵 太宗之遺教可乎後人其肯謂 殿下爲守先王之成

憲乎請下攸司鞫問其由 上曰罪已足矣若等其勿復言○南原王

果古阜沃川文義懷德等官隕霜○庚申諫院復請金暉之罪不允○

大司憲申槩等闔司廷爭曰 太宗教本府曰雖族親非承傳旨者毋

得與讓寧相通違者重論今暉身任糾察反行請托請明其罪 上曰

利川邑宰於讓寧出入必迎餞異味必饋疾病必問會有立法金暉之

事不可以無故私通者比也且加官黜行公事出自愚民之口意非暉

之所言也不可更論愚民所言亦不足論也卿等之言無乃固執乎槩

等又請曰臣等非惟加請暉罪也加官黜行公事暉雖不言若推其源

則群小之私通者必現請更推覈 上曰卿等之言是矣然兄弟間事

莫如置而勿問槩等又請曰 殿下第以友愛之心欲勿推鞫然 太

宗遣教禁其私通者欲保全讓寧也如此之徒置而勿問後必接踵雖

欲保全其可得乎然則今日之姑息實後日傷恩之兆也請罪之以戒

後人 上曰 太宗立法只為姦詐之徒冒濫私通釀成其惡者也金

暉之事圖避已罪而已其計止於一身何必更推且兄弟主恩宜相掩

護予必不聽○左代言金宗瑞啓明火賊見捕者四人其未捕者六人

義禁府提調等謂臣曰賞迎曙驛里人先捕賊者則後人亦必盡心捕

賊矣 上曰今本府第捕賊之功以啓○傳旨承政院徒付處人若
遭親喪則放還與否其考古典以啓知申事安崇善啓曰本朝無此條
章 上曰後日更親啓○龍潭縣雨雹○辛酉進賀使通事申孝敦回
自京師啓序班崔真言禮部尚書云朝鮮表箋何若是其好乎真荅曰
朝鮮朝士皆勤於讀書故也○御慶會樓下觀放新做火炮○壬戌仁
川郡人捕明火賊黨者叱金毛知里等二人以來囚義禁府○兵曹啓
本曹所屬成衆愛馬等因無公座簿都目仕到合計之時以加減載錄
互相爭辨請自今依東班各司成衆官例晝仕夜直各自署名于公
座簿掌務官隨即監署以杜冒濫之弊 從之○兵曹據咸吉道都節
制使闕啓進獻紫蠟甘藿等物俱不產慶源境內故不得已於賊程古
慶源厚羅屯島西水羅等處採取然恐野人等輒生畏忌不送守護軍人
今者金仲彥等擊殺嫌真兀狄哈六名彼必含怨報復宜送守護軍請
自今甘藿紫蠟等物勿於上項等地採取令戶曹分定于慶源吉州以
南各官及江原等各道產處 從之○癸亥親傳朔祭香祝○五月甲
子朔 上率王世子及百官行端午別祭于廣孝殿 世子亞獻右議政
孟思誠終獻○戶曹據義禁府牒呈啓伐兒峴草幕明火賊亡吾之

朴萬於勿等捕捉人賞給請并計犯人家產一等道者元奉各給緜布
三十五匹二等朴毛知伊金乃斤乃宋仁自朴天生朴林黃乙進各十
五匹三等高自珍古音龍各十匹 從之○乙丑振威縣監鄭東辭
上引見曰予聞京畿兩麥稍盛旱氣方作予甚慮焉天意非人可回其
在人力可為者盡心為之○戶曹據慶尚道監司關啓今別設監牧官
其支費料物請依鹽場官例給以國庫米穀 從之○丙寅視事 上
曰今年兩麥何如孟思誠對曰兩麥極盛但黃霧為害耳○下教刑曹
曰律文親屬相為容隱條云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
妻之父母女督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容隱奴婢雇
工人為家長隱者皆勿論若漏泄其事及通報消息致令罪人隱匿逃
避者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容隱及漏泄其事者減凡人三等無服之
親減一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老幼不拷訊條云其於律得相
容隱之人及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若篤疾皆不得令其為證違者答
五十京外官吏非獨以相為容隱之人立證乃至拷訊推鞠殊失律文
本意自今一從律文施行○兵曹啓今觀都城內外賊倘之狀背主逃
奴無賴之徒托以丐乞於無人要路登隴看望強奪行路人所賣之物

將來可畏請自今城內街巷間里禁伏由人捕逃禁亂等事令義禁漢
城府專掌考察都城內外幽僻之處則本曹臨時啓聞量叢番外騎步
軍士令三軍鎮撫考察搜捕以爲恒式留後司都城內外亦依此例令
司內各牌無時搜捕從之○上謂代言等曰今歲兩麥黃霧爲害者
幾道右代言南智對曰但聞全羅道爲然然兩麥茂盛近年所無上
曰若茂盛則雖小有黃霧亦未爲害吾聞前年兩麥稍稔今年又優於
前年矣又曰今年市裏米價大賤此因國家和賣米穀而然乎智對曰
專以此也○丁卯受常參○親傳端午別祭香祝○臺諫進交章曰讓
寧大君提得罪 宗社 太宗恭定大王思欲保終放置于外嚴禁私
通 聖訓丁寧垂耀日星一國臣民所當欽承而奉行也 太宗初命
置禊于利川慮其狂悖淫佚非秩卑劣者所能制故特命例以秩高
威重者除之所以嚴加禁防而冀其保全性命也金鉅職在監禁自行
交通請加官號是欲升已職也請以行公是窺免已罪也又對禊之僕
隸遽叢不以此職之言其欲救解之意見於辭氣之間而不可匿也蔑
棄聖訓諂附狂悖之罪不可不懲也此而優容不明正其罪則將恐
僉小不逞之徒無所畏忌肆行交通搆釁鼓亂而使禊不得保全也

殿下慮虧友愛之情特置未減之典此一時姑息之息而非生死肉骨之大惠也去禊之藥石而益禊之膏肓也 太宗在上於昭于天目監于茲 殿下固當洞洞屬屬對越而行不可以區區之小惠廢昭昭之大訓也伏望下教令臣等推鞠金暉交通之罪明置於法 宗社幸甚不允○御慶會樓下觀放火炮 命晉平大君璵安平大君瑤臨瀛大君璆恭寧君裊敬寧君裊以下諸宗親射侯○大司憲申槩左司諫金中坤等啓臣等累請金暉之罪不允暉於上達之事尚不忌言之况餘事乎不可不推明其罪 上曰如此事卿等不宜強聒况是疑事乎槩等又啓曰臣等以爲此事非疑似也加官號請行公兩事雖非出於暉口其間必有往來言者臣等欲推其人以正其罪 上曰卿等之言然矣然此非大事予不更推槩等反覆請之竟不允○禮曹啓今當農月累朔不雨乞依古例修溝壑淨阡陌審理冤獄振恤窮乏掩骼埋胔從之○上謂左代言金宗瑞曰卿嘗爲言官亦言讓寧之事而不置然不度予本心而敢言之耳讓寧之失不過冒亂女色狎昵群小所行狂悖不遵教誨終不改悔不堪爲神人之主故 太宗以大義廢之此外無他過惡以天倫之重言之則讓寧宜居大位我非當次而代居其位

享有一國之樂念至於此寧不愧中心乎况無害我之心其可例視不
忠之人廢黜于外不之相見乎凡匹夫猶欲爲兄隱其過揚其善使立
於無過之地不幸罹於罪辜則或納賂或乞哀使之得免者人之至情
我爲一國之主反不如匹夫而不能脫兄於過失乎卿知此意以諭諸
人予將招置于京常常見之以盡兄弟之道○戊辰受常參視事吏曹
判書權軫啓今以成均正錄分遣四部學堂各二人以教之然生徒甚
衆一員有故則生徒有未及受業者乞依前朝設教官給月俸之例生
徒最多中南部則加設教官各二員東西部則各一員 上曰更具啓
目以聞予當商量○御慶會樓下觀宗親射侯○詳定所啓丁酉六月日
受教內以三品以上爲大夫四品以下爲士今參考古制中朝以六品
以上爲大夫七品以下爲士本朝五品亦准中朝七品請以四品以上
稱爲大夫五品以下稱爲士 從之○詳定所啓洪武三十一年二月
日受判內父母之喪至重不可起復自今將相之臣宿衛武士不得已
特旨奪情及除官外京中侍衛軍士八品以上皆令終制外方雜色軍
內侍衛軍自願終制者聽之然其餘水陸軍丁及凡有役者與公私賤
口孝心純至自願守墳者亦許終制 從之○慶尚道機張金海蔚山

地震○己巳受朝恭禮度始用新定儀注行之○筑前州宗貞澄使
人來獻土宜回賜正布十二匹○驪川府院君閔汝翼赴衙朝忽遘疾
暴卒汝翼字輔之驪興府人驪興君珪之子也洪武庚申登第授厚德
府丞累遷成均司藝丁父憂我太祖在潛邸都摠中外諸軍事知其
賢起復爲軍簿經歷禮兵曹議郎右諫議開國之時贊襄有力策爲
開國功臣癸酉拜中樞院右副承旨陞都承旨丙子司憲府大司憲丁
丑封驪興君階資憲出爲全羅道都觀察使戊子以謝恩使赴京拜參
知議政府事明年觀察忠清道壬辰入朝賀聖節丙申轉工曹判書尋
遷議政府參贊戊戌判漢城府事明年判右軍府事俄轉戶曹判書又
明年復封君七月元敬王后薨命爲守陵官十二月陞輔國崇祿驪
川府院君丙午加大匡輔國至是卒年七十二性平易溫雅持身謹慎
不營產業嘗遺書戒子孫曰吾死毋作佛事眞不必豐務精潔歛用單
衣襲不過五重歛不過十重若不從吾言非吾子孫也然模稜無所建
明故終不大用只以勲勞戚里位至崇品計聞輟朝三日遣使致吊賻
謚良敬溫良好樂良風興供事敬子二休和○對馬州宗貞澄使人來
獻土宜○傳旨承政院欲以順成君之弟娶前代言李臺之女然臺

父原得罪削功臣籍無乃不可乎予意以謂原雖得罪然非大逆子
 嘗云原之子雖加官叙用固無害也結婚何害知申事安崇善右代言
 南智左副代言宋仁山同副代言李兢以為夫婦人倫之姪縱非罪人
 之家豈無結婚之處左代言金宗瑞左副代言尹粹以為原之所犯豈至
 禁錮子孫臺之職牒尚不收取結婚無妨 上從宗瑞等議○有濟州女
 孝德能去眯眼塵以嚙齒喉虫命召給米豆并五石塩醬繇布正布各三匹
 ○宗簿寺啓益寧君移無所忌憚遊戲懶學數旬之內五次犯法請
 依他例擬罰從之○辛未傳親 太宗忌辰祭香祝○刑曹啓各司奴
 婢疊錄兩司案籍者請於時役司之籍隨父母錄之使不相離 從之○
 禮曹啓今方旱氣依古制陰陽壓勝之術祭享外勿令擊鼓從之○
 壬申忠州人柳衍生偽署州人金士文崔均等十人名為書詐稱柳政
 丞家奴來授刑曹判書鄭欽之丘史亡匿欽之受其書見之書曰忠
 清道都節制使忠州牧使判官付處本州金寶重京外從便梁汝恭
 提川陰城槐山守令等群飲向 上設口不可道之言陰謀叛逆使
 汝恭寶重等造國印及六曹印已下政批欲以今五月二十日向京欽
 之即啓代言等請遣人鞠之 上曰不聽受匿名書已有成法不可推

之代言等復啓此書署名明白不可以匿名論

上從之命擇可遣者

代言等遂薦兵曹正郎李長孫

上引見安崇善長孫于思政殿曰匿

名書不得舉論

太宗立法嚴禁無他允匿名書皆是姦徒謀欲陷人之

術若悉舉論則姦人得行其術而所得不及所失也今日之事卿等

以為非匿名書也予則謂納書者匿不現身是乃匿名書之類崇善曰

等狀之人雖不得現究其筆跡則其人可得也如此姦徒必須窮推抵

罪可也

上曰近日官吏不肯慎獄多致失中况此事徒以筆跡致獄

亦難矣昔閔懷太子之事與天津橋之變亦可鑑矣今召見卿等者欲

使長孫體予心耳崇善曰推獄之吏若不虛心則多有濫刑臣觀國朝

文類工獄之變每切寒心

上曰卿言是矣寡人之心長孫宜體念而

去○癸酉禱雨于北郊○甲戌日暈月暈○視事刑曹判書鄭欽之啓

今有全州人射積炭誤中六歲兒律以慮所不及耳目所不及誤殺此

正慮不及目不見者也以殺人論臣恐未安

上曰田獵射禽獸誤中

人不以殺人論可依此例

○知蔚山郡事李山斗辭

上引見于思政

殿曰蔚山在海門防禦最重且職兼民事勸課農桑尤所當急勿以一

時喜怒認加笞杖○禮曹啓今旱災太甚請依董仲舒祈雨閉都城南

門開北門從之○禮曹啓宗貞澄遣人表阿仇羅言本島常賴 上恩
 以生今小二殿之子到本島費盡些少米穀願賜救活請依前例賜米
 豆并一百石從之○兵曹啓永樂十六年五月日本曹受教各道水陸
 都節制使各浦萬戶千戶道軍官簡擇差定仕多者叙用退避者科罪
 然近來各道各鎮各浦口傳軍官無故不赴防者頗多赴防未久而多
 方托故謀避者亦多節制使處置使兵馬使萬戶千戶等以一時人情
 亦不報曹上項無故闕防禦軍官已推考者請令所居官論罪督令赴防
 自今公座簿成置每日書名監司不時糾摘雖已與父母疾病必考其
 官陳省計程給暇命與政府諸曹同議判書申商安純權軫以為仕多
 者叙用之法并申明舉行從之○禮曹據典醫監牒呈啓本監生徒
 專為習讀醫方今在本監直指方傷寒類書醫方集成補註銅人經等
 書只有唐本各一件習讀人多難以共看今鑄字所印頒今詳補註銅
 人經有圖形難用鑄字印之請就有材木慶尚道刊板其餘三書令鑄
 字所各印五十件分給本監及惠民局濟生院從之○乙亥日暈月
 暈兩珥虹干暈○上憂旱停常祭視事補對經筵○黃海道經歷李益
 朴辭 上引見曰黃海道連年失農民生飢乏加以使臣頻來尤為凋